朗 费 罗 诗 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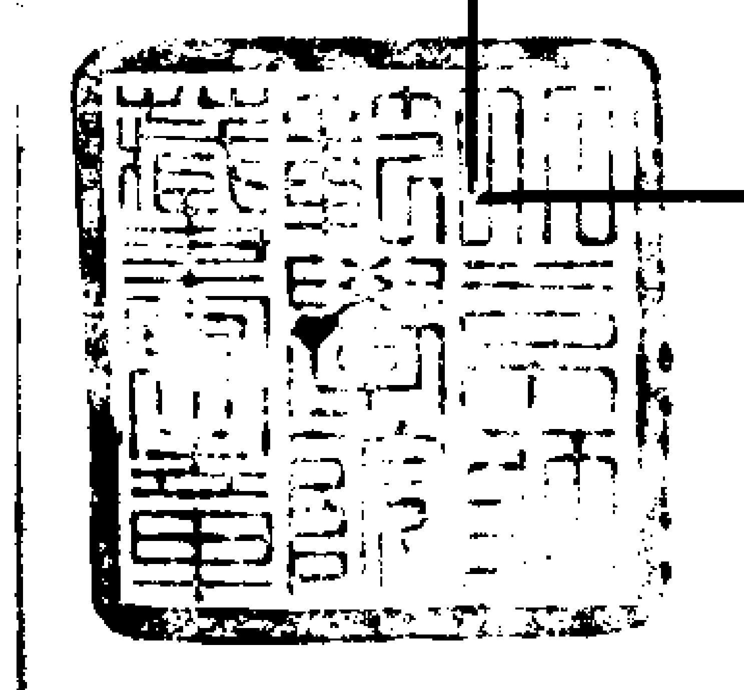
杨 德 豫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朗费罗诗选
Langfeiluo Shi Xu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13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插页2
1957年8月北京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2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800

书号 10019·1286 定价 2.05 元

译本序

亨利·瓦兹沃思·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诗人。他的诗曾经在美国和欧洲拥有众多的读者，获得广泛的声誉。他的名篇《人生颂》①，是英语诗歌中最早译成汉语的一首。② 他的两部长诗《哈依瓦撒之歌》和《伊凡吉琳》，五十年代已在我国翻译出版。

朗费罗于一八〇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诞生在美国缅因州濒大西洋岸的波特兰。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母亲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故乡度过的。在这里，他熟悉了海洋、船舶和水手的生涯，熟悉了祖国的历史和民间传说，熟悉了当地老一代移民的故事，也熟悉了印第安人的神话。他从小喜爱文学作品，十三岁就开始在波士顿《美国文学报》上发表诗作；一八二二年进入缅因州的博多因学院学习，在学院的最后一年，成为《美国文学报》的经常撰稿人。一八二五年毕业后，受学院的委派，他到欧洲去游学，先后到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研究它们的语言和文学。欧洲的游历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闻，熟悉了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民情习俗。一八二九年回到美国以后，他在博多因学院讲授了六年现代语文。一八三一

① 本书第3—5页。

② 据钱钟书先生考证。

年，他和波特兰的玛丽·勃特尔结婚。一八三四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聘请。一八三五年，他再度去欧洲，经过英国，到瑞典、丹麦和德国，研究它们的文学。在旅途中，他的夫人病逝于荷兰的鹿特丹。一八三六年回国后，他定居于离波士顿不远的坎布里奇，在哈佛大学任教；一八三九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夜籁》，一八四一年出版《歌谣及其他》。一八四二年，他到欧洲疗养，住在德国莱茵河上的马伦堡；同年经英国回国，发表著名的组诗《奴役篇》。一八四三年，他和弗朗西丝·阿普尔顿结婚；一八四五年出版《布吕赫钟楼及其他》，一八四七年出版长诗《伊凡吉琳》，一八四九年出版《海边与炉边》。一八五四年，他辞去哈佛大学的教职，专事创作；一八五五年出版著名的长诗《哈依瓦撒之歌》，一八五八年出版长诗《迈尔斯·斯坦迪什求婚记》，同年出版《候鸟集》。一八六一年，他的夫人不幸烧伤致死，这使他的创作活动中断了一个时期。一八六三年，他出版了《路旁旅店故事集》，一八六六年出版《鸢尾集》。一八六八年他第四次赴欧，这时他已是名震海外的诗人，在欧洲各国受到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一八六九年回国。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他出版了《路旁旅店故事集》第二集和第三集，一八八〇年出版《天涯岛》。一八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朗费罗逝世于坎布里奇。《泊港集》是在他逝世以后出版的。朗费罗除了毕生从事诗歌创作以外，还写过一些戏剧、小说和散文。此外，他曾辛勤致力于介绍欧洲文学，翻译过不少欧洲作家的作品。

朗费罗留下了丰富的创作遗产。在我们看来，他的作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那些反对奴役和压迫、反对殖民统治和战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和弊病、歌颂和平劳动与劳动人民的篇章。十九世纪上半世纪，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还没有

完全成熟，在广大的南部地区存在着蓄奴制度，严重地阻碍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维持蓄奴制度还是废除蓄奴制度，是当时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北方的工业资本家和南方的奴隶主之间为这个问题而进行的南北战争(1861—1865)，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这场斗争中，朗费罗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废奴运动者，他的同情完全在被奴役的黑人方面。诗人虽然没有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但他拿起笔来参加了战斗：写出了传诵一时的组诗《奴役篇》。在《奴役篇》卷首的献词①中，诗人就开宗明义地发出了庄严的号召：

……从这片土地上扫除
　老朽的、横霸的谎言
和封建祸害——它的鞭和轭
　侮辱了人的尊严。

接着，《奴隶的梦》、《阴湿沼地的奴隶》、《奴隶的夜半歌声》②和《见证人》等诗篇，在我们眼前展开一幅幅悲惨的画面，唤起我们对美国黑奴痛苦命运的深切同情和对蓄奴制度罪恶的强烈憎恨。在《混血女》③这首诗里，诗人刻画了一个白种资产阶级农场主的丑恶形象，这个农场主先是污辱了一个女黑奴，同她生了一个女儿，女儿长大后，他又出于种族偏见和贪图"亮晶晶的黄金"而狠心把她卖给奴隶贩子。最后，在《警告》一诗中，诗人作了震撼人心的预言：

---

① 即《致威廉·埃·查宁》，本书第32—33页。

② 以上三首诗，见本书第34—40页。

③ 本书第41—43页。

我们国土上也有个不幸的瞎参孙，
　膂力被剪除，戴上了铁锁钢镣；
在残忍的宴会上，他也会奋不顾身，
　举起臂，把这个国家的支柱动摇，
一举把我们宽广的特权殿宇
变成一堆破碎的瓦砾和废墟！①

《奴役篇》于一八四二年发表后，在美国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废奴运动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著名的废奴运动者查尔斯·萨姆纳认为朗费罗的这些诗是“对伟大事业的宝贵贡献”。在此后的南北战争期间，从朗费罗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对这场战争、对黑人命运的始终如一的关注。

对于遭受殖民主义者残酷掠夺、迫害、屠杀以至消灭殆尽的美洲印第安人，朗费罗也抱着恳挚的同情和关切。他从小就关心印第安人的生活和命运。早在一八二三年所写的一封信里，他就指出：“他们（指印第安人——译者）是伟大、崇高、亲切而抱有纯真信仰的民族。白种人不论在言论上或在实际行动上，都以非常野蛮的态度对待他们。……那些白种人，实际上远比印第安人野蛮而残忍，却到处传播印第安人的‘罪恶’。”在博多因学院求学的时候，朗费罗就写过一些以印第安人为题材的诗，包括《米尼辛克的葬礼》和《印第安猎人》，后者表现了印第安人对白种殖民者的切齿痛恨。在后来写的《给奔驰的云》一诗中，诗人又一次沉痛控诉了白种殖民者残酷屠戮印第安人的罪行。诗人最出色的长诗《哈依瓦撒之歌》，是一部印第安民族英雄史诗。朗费

① 本书第45页。

罗因这部作品而受到印第安人的敬爱。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的主题，还曾在《新港的犹太公墓》一诗中出现，在这首诗里，诗人抗议了歧视和迫害犹太人的罪行。

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朗费罗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些罪恶和黑暗现象感到痛心和不安，并在他的作品中作了一些揭露和谴责。他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呼吁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睦相处。《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① 是一篇和平宣言，是一篇对非正义战争的控诉书。诗人在这首诗中预言：未来的时代里，将再没有任何国家挥动武器，威胁世界和平。在《哈依瓦撒之歌》中，诗人也谴责战争和互相残杀，呼吁和平和兄弟友谊。长诗《伊凡吉琳》揭露了殖民统治者对和平居民的暴力迫害，描绘了和平村庄被毁灭，人民被迫流离失所的悲惨图景。诗人还揭露和谴责了那个社会里贫富悬殊的现象。当我们读到"里面是珍馐和光亮，空气也充满馨香；外面却一片漆黑，又冷又饿又绝望"② 这些诗句时，很容易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名句。诗人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不幸的人们，同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反抗。在悼念他的亡友查尔斯·萨姆纳的诗③中，诗人赞美"为受压迫者开路"的人们。《恩刻拉多斯》④ 和《普罗米修斯》⑤ 两诗虽然取材于神话，但诗人实际上是在歌颂反抗暴虐统治的英雄人物，预言被压迫者的胜利和反动统治者的覆灭。而在《挑战》这首诗里，反抗者已经不是恩刻拉多斯或普罗米修斯那样的个人反抗的英雄，而是"千百万受苦的贫民"了。在

① 本书第46—48页。

② 见《挑战》，本书第105页。

③ 本书第107—109页。

④ 本书第96—97页。

⑤ 本书第80—83页。

诗人笔下，这一支"浩荡的饥饿大军"，不仅向剥削者发出了挑战，而且已经"攻打着四面的城门，将我们团团围困"。把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表现得这样尖锐和突出，这在朗费罗的作品中是少见的。

在朗费罗的诗中，贯注着对普通人的同情和关切。诗人有不少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在美国家弦户诵的名篇《保罗·里维尔星夜飞驰》①，主人公是一个银匠、雕刻匠、印刷工人出身的平民英雄。《乡下铁匠》②、《船的建造》和《哈依瓦撒之歌》的一些章节，赞美了人民的勤劳、智慧、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创造力，是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讴歌。诗人在一些作品（例如《伊凡吉琳》）中，刻画了普通人善良、淳朴、正直和忠贞的性格。《暮色》③ 和《敞开的窗户》④ 等诗篇，显示了诗人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怀，对孩子的柔情和钟爱。

朗费罗是积极的"为人生而艺术"论者，不是消极的"为艺术而艺术"论者。他主张艺术造福于人民。在《普罗米修斯》一诗中，他指出诗人的使命应该是"把手中明亮的火炬高擎，把脚下黑暗的国土照遍"，"使各族人民更高尚、自由"。在《歌手们》这首诗中，他更具体地提出了诗人的三项任务：娱悦，鼓舞，教导。朗费罗本人的创作，就是他这种主张的具体实践。他写作的时候总是怀着一定的意图和目的，这从他的作品中每每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海边与炉边》卷首的《献词》里，诗人向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读者们宣告：

---

① 本书第119—125页。

② 本书第22—24页。

③ 本书第69—70页。

④ 本书第75—76页。

我们有不同的国籍，用不同的语言，
　我们的友谊，与出身、地域无缘；
这友谊来自为共同目标的奋斗，
　来自共同的希望、忧虑和志愿。①

诗人希望他的诗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希望他的读者能成为他的知音，他的同志。而他的希望并没有落空。他的诗曾经在美国和欧洲受到广泛的欢迎，他曾经是美国人民家喻户晓的诗人，这就说明他的诗确能深入人心，起到他所期望的娱悦、鼓舞和教导的作用。

朗费罗的诗集中，除了上述有关政治、社会题材的作品以外，还有大量的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篇章。诗人以细腻隽永的笔触，描写了美国人民的生活，美国的自然风景，田野和农庄，海洋和潮汐，牧歌式的家常景象，生活的情趣，孩子的天真，还娓娓动听地讲述了一些韵味盎然的民间故事和传说。朗费罗是以写这类的诗见长的，也是以写这类的诗闻名于世的。他的这类作品中不乏出色的名篇。应当指出的是：朗费罗在创作这些玲珑精致的艺术品的时候，他的出发点也并不是什么“为艺术而艺术”，而仍然是在实践他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主张。他所提出的诗人三项任务之一是“娱悦”。他还说过，他愿意他的诗能够给人们以“安舒或喜悦”。② 诗人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希望他这些以平凡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能够为普通人所理解和喜爱，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而当他们遇到痛苦或不幸的时候，

① 本书第64页。

② 见《海边与炉边》的《献词》，本书第63页。

能够给他们以安舒和抚慰。

我们在指出朗费罗作品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同时，还不能不看到朗费罗思想的局限性和根本的弱点。朗费罗尽管看到了并且在他的作品中指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罪恶和弊病，但是，他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根本不可能找到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下重重矛盾的正确答案。他自己说过："我太软弱，不能成为战士。"从他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罪恶和弊病的批评，往往不象是愤怒的控诉，而象是温和的指摘；而且这种指摘，与其说是出于憎恨，毋宁说是出于忧虑。诗人在呼吁人与人之间的接近和友好，反对人与人之间的憎恨和敌对的时候，往往模糊了两大对立阶级的界限。我们从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现象：诗人既曾在一些诗篇中谴责过白种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残酷迫害和屠戮；而又在《哈依瓦撒之歌》的最末一章中，借哈依瓦撒之口，劝导印第安人要同白种人和睦相处，还要"倾听他们明智的语言，倾听他们讲述的真理"。诗人既在《警告》一诗中预言了奴隶们将要起来推翻压迫者的特权殿宇；而又在另一首诗中描写一个富裕的女奴隶主，为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所驱使，主动解放了所有的奴隶。这些地方，在在显示着诗人思想中鲜明的阶级烙印。

从朗费罗的若干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诗人心目中，有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理想世界。现实世界充满着暴力、邪恶和不公；而在理想世界里，则是完美的秩序、崇高的品德、人道主义的精神主宰着一切。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理想世界呢？我们从诗人那里得不到明确的解答。我们看到：诗人是把他的理想世界同基督教教义联结在一起的。应当指出：朗费罗是反对中世纪那种愚昧的宗教迷信的（这有他的一些诗篇可以证明）。但

是，他毕竟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他的作品常常乞灵于宗教的玄想，借助于宗教的形象和隐喻，有时还向读者作一些宗教气味浓厚的说教，引导读者向宗教领域去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寄托。咏但丁《神曲》的六首十四行诗①，号称他的最佳之作，但诗中那种氤氲叆叇的宗教雾雰，恐怕是今天中国的许多读者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朗费罗作品中的另一消极因素，是他的感伤和忧郁色调。朗费罗提出的诗人三项任务之一是“鼓舞”，他确实也写过不少乐观主义的、鼓舞人们上进的好诗。但另一方面，由于现实世界的丑恶和理想世界的渺茫，由于诗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感情都未能跳出个人狭小的天地，由于个人主义者的软弱无力，诗人就不能不唱出一些忧伤凄恻的调子。这种低沉的调子是不能起到“鼓舞”作用的。

从创作方法来看，朗费罗既不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不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但他的作品中既有浪漫主义的因素，也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他由于对现实世界不满而幻想一个合理的、完美的理想世界；作为丑恶的现实社会的对立面，他向往大自然的淳朴，向往田园牧歌的风味，向往“象空气一样愉快而自由”②的生活，向往孩子的无邪的心灵，向往虚幻不可知的“更高的目标”③，向往迷人的神话境界。这些，以及他对民间题材的重视和兴趣，都使他很象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长诗《哈依瓦撒之歌》和一些抒情诗、歌谣，都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朗费罗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特色则在于：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罪恶，表

---

① 本书第138—143页。

② 见《候鸟集》中《晴朗的一天》一诗。

③ 见《更高的目标》一诗，本书第29—31页。

现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很大程度的真实性反映了诗人的时代、诗人的国家，反映了美国人民的生活和美国的民族特性。尤其是《奴役篇》等作品，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但是，和那些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相比，我们会觉得朗费罗的诗缺少奔放的激情、宏伟的气魄和瑰丽的想象，即缺少奇思壮采。和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相比，我们也会觉得朗费罗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都是远远不够的。

总起来看，朗费罗的道路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的矛盾的道路。在政治思想上，他对资产阶级的丑恶和黑暗有所认识，有所抨击；但是，他所抨击的那个阶级，正是他所隶属、他所依附、他在实际生活中为之服务、他在思想感情上千丝万缕地联系着的那个阶级。这是他的政治思想中种种矛盾的根源所在。在艺术思想上，他主张艺术造福人民，他也创作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作品；但他从生活到思想都是脱离劳动人民的，他只能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赞扬人民的业绩，同情人民的不幸。他的诗集里仍然有一部分远离生活、远离人民的作品。在他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艺术与人民结合的正确途径。我们不能不顾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苛求前人，但我们却可以从这里获得有益的启示。今天的人民既能看到前人的失误和不足，也不抹煞或低估前人的劳绩。对于一个曾经致力于“使各族人民更高尚、自由”的人，对于一个曾经给人民以娱悦、鼓舞和善意的教导的人，对于一个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的人，人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给以积极的评价。何况，在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仍然存在，民族奴役和种族歧视仍然存在，诗人所谴责的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罪恶仍然存在的今天，诗人那些词严义正的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仍然能够鼓舞人民去进行斗

争。新的时代、新的思想，有时候还会赋予旧的作品以新的意义。我们试读朗费罗的最后一首诗《圣布拉斯的钟声》的最后一节，简直象在读一篇富有哲理意味的预言：

圣布拉斯的钟声！你白白
想要召回那往昔的年代！
　往昔听不见你的祈求；
从夜的沉沉暗影里出来，
世界滚入了一片光彩，
　黎明的曙色普照寰球。①

诗人在这里所说的暗夜，指的是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指的是中世纪教会的黑暗势力；诗人在这里所说的黎明，指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胜利，指的是资本主义的黎明。从诗人写这首诗到现在的一百年间，历史已经跨过了一个漫长的时代。我们今天读这几行诗的时候，仿佛觉得诗中的“暗夜”是指危机深重、险象环生的资本主义制度，“黎明”是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曙光初照的黎明。而诗人笔下那些生了锈，长了霉，倒在尘埃里嘤嘤啜泣，梦想召回往昔年代的圣布拉斯古钟，仿佛就是今天某些执迷不悟地眷恋资本主义骸骨的遗老遗少们的写照。这样的诗，是直到今天仍不失其鼓舞、激励和鞭策的作用的。

译　者

1959年3月

1983年5月修改

① 本书第173页。

目　次

夜的赞歌

我听见夜的垂曳的轻裳
　拂过她的大理石厅堂！
我看见她的貂黑的衣裾
　缀饰着天国宫墙的荧光！

从那强大的魅力，我察觉
　她的丰姿从上空俯临；
夜的端凝、沉静的丰姿，
　宛如我的恋人的倩影。

我听到欢愉的、哀怨的歌声，
　多种多样的柔和韵律，
洋溢在精灵出没的夜宫，
　好似古代诗人的诗句。

午夜的空气如清凉的水池，
　灵魂向这儿汲取安舒；
永恒和平的神圣泉水
　就从这些深池里流出。

夜呵！你教我学会忍受
　人们曾经忍受的一切！
你手指轻触"忧伤"的唇吻，①
　他便悄然停止了呜咽。

象奥瑞斯忒斯，我祈求宁静！②
　受欢迎、被祈求、最可爱的夜
展开她广阔无垠的翅膀
　飞行着，降临我们的世界。

---

① 作者把"忧伤"(Care)拟为一个人，故Care一词象人名一样大写。类似的抽象名词拟人化，在英美诗歌中习见。中译文以加引号来表示。

② 奥瑞斯忒斯，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的人物。他为父亲阿伽门农复仇，杀死了母亲克吕泰墨斯特拉及其情夫。此后，他被复仇女神追赶，内心痛苦万状，曾在神庙中向神祷告，祈求宁静和平。详见埃斯库罗斯《复仇女神》一剧。

人　生　颂

年轻人的心对歌者说的话

不要在哀伤的诗句里告诉我：
　“人生不过是一场幻梦！”
灵魂睡着了，就等于死了，①
　事物的真相与外表不同。

人生是真切的！人生是实在的！
　它的归宿决不是荒坟；
“你本是尘土，必归于尘土”，②
　这是指躯壳，不是指灵魂。

我们命定的目标和道路
　不是享乐，也不是受苦；
而是行动，在每个明天
　都超越今天，跨出新步。

---

① “睡着”，这里是指消沉萎靡。这行诗与“哀莫大于心死”意思相近。

② “你本是尘土，必归于尘土”，这是耶和华对亚当说的话，见《旧约·创世记》第3章。

智艺无穷，时光飞逝①；
　这颗心，纵然勇敢坚强，
也只如鼙鼓，闷声擂动着，
　一下又一下，向坟地送丧。

世界是一片辽阔的战场，
　人生是到处扎寨安营；
莫学那听人驱策的哑畜，
　做一个威武善战的英雄！

别指靠将来，不管它多可爱！
　把已逝的过去永久掩埋！
行动吧——趁着活生生的现在！
　胸中有赤心，头上有真宰！

伟人的生平启示我们：
　我们能够生活得高尚，
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
　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②

也许我们有一个弟兄
　航行在庄严的人生大海，

---

① 此语原出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约460—377B.C.）的《格言集》。

② “沙”指古代计时用的沙漏中的沙粒。“时间的沙”指人类的历史。而从下一节诗来看，这里的“沙”又可解释为“人生大海”岸边的沙滩。

遇险沉了船，绝望的时刻，
　会看到这脚印而振作起来。

那么，让我们起来干吧，
　对任何命运要敢于担戴；
不断地进取，不断地追求，
　要善于劳动，善于等待。

星　光

夜来了，来得从容不迫；
　那细小柔弱的月亮
静静地、无声无息地沉落，
　藏入天穹的后方。

天上地下再没有光明，
　只剩下星光幽冷；
看啊，长夜的头一个更辰①
　给了红色的火星。

是不是温柔的爱情之星，②
　爱情和梦幻的星光？
不！在高高的蓝色天篷
　是英雄的盔甲在闪亮。③

---

① 古代的犹太人和罗马人把一夜分为三个或四个更辰，与我国古人把一夜分为五个更辰相似。“头一个更辰”大致相当于我国过去的初更和二更时分。

② “爱情之星”是金星。欧洲人称金星为“维纳斯”，这原是罗马神话中爱神的名字。

③ 欧洲人称火星为“马尔斯”，这原是罗马神话中战神的名字。

热切的情思涌上我胸怀，
　当我远远地望见
这颗红色星辰的盾牌
　高悬在薄暮的天边。

力量之星！你和颜悦色
　俯视着我的创伤；
举起披甲的手臂招呼我，
　又使我心神俱旺。

我的内心再没有光明，
　只剩下星光幽冷；
我把长夜的头一个更辰
　给了红色的火星。

不屈不挠的意志之星
　在我的内心升起：
雍容自若，沉着坚定，
　安详而又静谧。

你呵，读这首短诗的朋友！
　不管你是哪一个，
当你的希望一个个溜走，
　你也要坚定沉着！

在这个世界里不要畏惧，
不久，你就会明白：
受苦受难而坚强不屈，
是何等崇高的气概！

铠甲骷髅*

"可怕的客人！你说！
　你那空洞的胸窝
还披着粗笨的铠甲，
　你到这儿来吓唬我！
不曾涂东土香膏，①
　无肉的手掌伸着，
象是在乞求布施，
　为什么你要缠住我？"

从那凹陷的两眼，
　惨白的微光闪现，
好似严冬十二月
　北国闪亮的苍天；②

---

* 据作者原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城，曾掘出一具骷髅，披着残破锈蚀的铠甲；而在距福尔里弗不远的罗得岛上的新港，有一座古代遗留下来的圆塔，据丹麦人说，此塔乃是他们的祖先所建造。作者将此二事联系起来，写了这首歌谣。

① "东土香膏"，指防腐保尸的药膏。因为未涂此膏，所以胸窝空洞，手掌无肉，躯体不存，仅余骨架。

② 这首诗中的"北国"和"北方"都是指北欧。

好似十二月的河水
　潜流在冰雪底层，
从心房深处吐出
　含糊、忧郁的语声：

“我是个古代的海盗，①
　有多种多样的事迹——
从没有歌者唱过，
　也不曾载入传奇。②
你必须把这些事迹
　写在你的诗篇里，
要不，当心我诅咒！
　就为了这个，我找你。

“在那遥远的北国，
　荒凉的波罗的海滨，
我用幼时的小手
　驯养北方的大鹰；③
穿着紧缚的冰鞋，
　在海湾坚冰上滑行，

---

① “海盗”，原文为Viking，专指八至十世纪经常骚扰西欧海岸的北欧海盗。

② 上一行的“歌者”，原文为Skald，专指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赞颂伟人的诗歌的作曲者或吟唱者。这一行的“传奇”，原文为Saga，专指古代冰岛、挪威一带的传说或英雄故事，也有人音译为“萨迦”。

③ “北方的大鹰”，原文为 gerfalcon，专指一种产在北欧特别是冰岛的大鹰。

那狼狈惊吠的猎犬
　战兢兢踏上冰凌。

“我常常追逐恶熊
　到它冰封的穴洞，
野兔从路旁逃窜，
　影子般转眼无踪；
常常穿过黑树林，
　尾随巨狼的悲鸣，
听到高飞的百灵鸟
　在草原唱起歌声。

“后来我渐渐长大，
　加入海盗的一帮，
和这些强徒一起
　飞越阴沉的海洋。
我们的生活狂暴，
　我们的号令森严：
叫多少心脏流血，
　送多少灵魂上天！

“无数次饮宴作乐，
　消磨漫长的冬季；
我们午夜的狂呼
　常常使雄鸡惊啼；
象熊皮武士记数

用杯杯麦酒算计，①
我们喝干橡木桶，
一个个烂醉如泥。

“有一回，我兴高采烈
讲海上风暴的故事，
一双温柔的蓝眼
热情地向我凝视；
象点点银星照临
幽暗的挪威松顶，
这双星眸的清辉
照临我幽暗的心灵。

“我向这姑娘求爱，
她又顺从又畏怯；
密林深处，浓荫里，
我们订下了婚约。
她那娇小的胸脯
颤抖在宽弛的衣衫下，
好似巢中的鸟儿
受到鹰隼的惊吓。

“她父亲殿堂宽敞，
墙上金盾亮光光，

① “熊皮武士”，原文为Berserk，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一种身穿熊皮外衣的狂暴武士，他们每次作战之前必狂饮烈酒。

歌手们高声合唱，
　赞颂他功业辉煌。
我请求老希德布兰
　答应他女儿的亲事，
歌手们静下来，站着
　听我讲我的历史。

“傲然畅饮黑啤酒，
　王爷高声笑呵呵；
好象一阵风刮来，
　海上便涌起白沫：
他留着胡须的唇边
　发出轻蔑的大笑，
他那深深的角杯里
　便轻轻泛起水泡。

“她是王爷的娇女，
　我却是海上的强徒；
她含羞微笑答应过，
　我却被他们赶出！
这样洁白的鸽子
　不该随海鸥飞走，
为什么她的香巢
　那一夜却无人防守？

“我和这姑娘一起，

刚上船、离开陆地，
（所有的北欧人当中，
她的美无人能比！）
只见老希德布兰
带着二十名骑兵，
挥动披甲的手臂，
来到这白海之滨。

“他们迎着风开船，
桅杆弯得象芦苇；
我们正疾驶如飞，
风却跟我们作对；
一阵急遽的狂飙
把船吹向斯科角，①
只见追踪的敌人
向我们呼喊、狞笑。

“船帆遇到了回风，
拍动着，旋转不停；
听见舵手的吼声：
‘死吧！决不饶命！’
我们用铁铸的龙骨
猛撞敌船的钢筋；
黑色的船身摇晃着，

① 斯科角，在丹麦的北端。

沉入黑色的海心！

“象一只凶猛的鸬鹚，
　侧斜着翅膀飞翔，
衔着它的猎获物，
　寻找栖宿的岩冈：
我带着这位少女，
　向着茫茫的海洋，
再度迎风行驶，
　穿越狂飙巨浪。

“西行了三个星期，
　大风暴终于平息，
望见下风头展布着
　云霓一般的陆地。
那儿，我盖起高塔①
　作我妻子的闺房——
这座塔直到此刻
　还在向大海瞭望。

“在那儿一住多年，
　岁月揩干了泪痕；
姑娘早忘掉了恐惧，
　她成了慈爱的母亲。

① “高塔”，指罗得岛新港的圆塔。

死神合上她两眼，
　她就在塔下安寝；
太阳底下再没有
　这样可爱的美人！

“寂寞在内心生长，
　寂寞如死水一汪！
人们只叫我厌恶，
　我也厌恶阳光！
在一望无际的深林，
　我周身披着戎装，
倒在我的枪矛上——
　好呵，快意的死亡！

“就这样，弄一身伤痕，
　撞开监牢的铁门，①
我的灵魂升了天，
　攀登故国的星辰！
武士的灵魂举盏，
　把盈溢的美酒饮干，
你好！北国呵！你好！”
　——故事到这里讲完。

① 这里是把躯壳比喻为禁锢灵魂的监牢。参看第36页《奴隶的梦》最后三行。

“金星号”遇难记*

这是“金星号”斯库纳帆船①
　航行在严冬的海上；
船长把小女儿带在身边
　陪着他一道远航。

她那双眼珠蓝得象亚麻花，
　脸颊象明艳的朝霞，
胸肌洁白，就象五月里
　含苞欲放的山楂。

船长在舵机旁边站着，
　把烟斗衔在嘴里，
他观察变换不定的风向：
　烟缕向南，又向西。

船上站起来一个年老的
　远航过南美的水手，

---

* 这首诗是以1839年10月一次真实的沉船事件为基础的。

① 斯库纳帆船，双桅或三桅的纵帆式帆船。

他说："风暴快来了，我求您
　开进那边的港口。

"昨晚月亮周围有风圈，
　今晚看不见明月！"
船长慢慢抽了一口烟，
　笑一声，充满轻蔑。

风越刮越响，越刮越冷，
　是来自东北的狂飙；
飞雪絮絮地洒落海心，
　波涛吐沫如发酵。

大风暴猛然从天而降，
　全力向帆船冲撞；
船儿象惊马，颤栗，停顿，
　跃过了缆索那么长。

"过来，过来，我的小女儿！
　用不着吓得哆嗦；
不管多么凶险的风暴
　我都能平安度过。"

他用海员外衣裹住她，
　把刺骨寒风抵挡；
又从木杆上割下一条绳，

把她绑在桅柱上。

“爸爸！我听见教堂的钟声，
告诉我，那是什么？”
“那是岩石险岸的雾钟！”——①
他把船驶向海波。

“爸爸！我听见几声枪响，
告诉我，那是什么？”
“那是风暴里有船遇险了，
它会被怒海吞没！”

“爸爸！我看见一点亮光，
告诉我，那是什么？”
可是她父亲冻成了僵尸，
回答她的是沉默。

他浑身僵硬，倒向舵机，
仰卧着，面孔朝天，
闪烁的雪光里，闪烁的灯光
照着他呆钝的两眼。

那姑娘渴望她能够遇救，

---

① 雾钟设于岩石险岸，在雾天敲响，警告船舶不得在这一带拢岸，以防遇险。

便合掌喃喃祈祷；
她想起基督在加利利湖上
平伏过险恶的波涛。①

穿越阴沉惨淡的深宵，
穿越雨雪的呼啸，
帆船象裹着尸衣的鬼魅，
奔向诺曼沃暗礁。②

一阵一阵的狂风之间，
有喧哗来自海岸；
那是奔腾的波涛在扑打
岸边的岩石、沙滩。

激浪在船头下飞涌，船漂着——
漂向悲惨的毁灭；
狂澜把水手们扫离甲板，
象扫荡冰条雪屑。

白浪柔软如梳顺的羊毛，
船就在这里触礁，
凶恶的岩石把船舷戳破，

① 加利利湖，通称加利利海，巴勒斯坦北部的湖泊。耶稣平伏波涛的故事，见《新约·马太福音》第8章，又见《马可福音》第4章、《路加福音》第8章。

② 诺曼沃，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格洛斯特港口外的一座险礁。

好象怒牛的尖角。

急响的横桅索覆满坚冰，
随桅柱落到水里；
象条玻璃船，碎了，沉了，
激浪还咆哮不已！

在荒凉的海滨，一个渔夫
天亮时吓了一跳，
瞥见那美丽少女的身躯
绑在桅柱上浮漂。

咸海水凝冻在她的胸前，
咸泪水凝冻在眼里；
她的秀发象暗黄的海藻，
随浪涛沉落、漂起。

这就是在那风雪的深宵
“金星号”遇难的经过；
基督，在人生的诺曼沃暗礁
救活了我们大伙。①

---

① 作者的意思是说：少女能够被渔夫救起，是由于她曾在危急时刻向基督祷告，所以救她的实际上是基督；象救活这个少女一样，基督也从与诺曼沃相似的险境中拯救了全体人类。这样的宗教劝谕，作者大概认为是全诗的点睛结穴之笔，我们看来则是败笔无疑。

乡 下 铁 匠

一棵栗子树延伸宽广，
　乡下铁匠铺靠在树旁；
铁匠是个有力气的汉子，
　一双大手又粗又强壮；
胳臂上鼓鼓囊囊的筋肉
　结实得就象铁打的一样。

他拳曲的头发又黑又长，
　脸色象树皮一样焦黄；
额上淌的是老实人的汗水，
　凭力气干活，取得报偿；
他扬眉睁眼望着全世界，
　因为他不欠任何人的账。

星期连星期，早上到晚上，
　听得见他那鸣奏的风箱；
听得见他抡起沉重的大锤，
　节奏分明，缓慢地敲响，
象教堂司事把晚钟敲动，
　当夕阳渐渐沉向西方。

每天，孩子们放学回家，
　从敞开的门口向屋里张望；
他们爱看那红红的炉火，
　爱听那呜呜吼叫的风箱，
捕捉那爆出的火花点点，
　象打谷场上飞迸的谷糠。

一到星期天，他就上教堂，
　坐在他的孩子们中央；
他听牧师讲道和祈祷，
　也听村里唱诗班合唱，
听出了他的女儿的嗓音，
　使他止不住心花怒放。

他听来，这嗓音就象她母亲
　歌唱在光明圣洁的天堂！
他不禁又一次把她怀想：
　不知墓穴里她睡得怎样？
他用又粗又硬的大手
　把一滴泪水抹出了眼眶。

辛苦劳作——快乐——悲伤，
　一步步走在人生的路上；
每天早上有活计开始，
　每天晚上有活计收场；

有的起了头，有的干完了，
　给他挣来了一夜的酣畅。

谢谢你了，我可敬的朋友！
　谢谢你的教益和榜样！
我们的命运也得要锤炼，
　要经受人生的炉火风箱；
在叮当震响的铁砧上锤出
　火花四射的事业和思想。

雨　天

今天天气又冷，又暗，又凄惨；
雨下个不停，风也老刮个不倦；
藤萝依旧萦绕着颓败的墙垣，
每阵风来，枯叶又落下几片。
　今天天气又暗又凄惨。

我的生活又冷，又暗，又凄惨；
雨下个不停，风也老刮个不倦；
心情依旧萦绕着颓败的往昔，
青春的希望早已被狂风吹散！
　日子过得又暗又凄惨。

平静些，忧伤的心灵！且休要嗟怨；
乌云后面依然是灿烂的晴天；
你的命运是大众共同的命运，
人人生活里都会有无情的雨点，
　总有些日子又暗又凄惨。

少　女

少女！有温柔的褐色眼睛，
瞳孔里面偃伏着阴影，
有如晚空出现的晦冥。

你的鬈发与阳光斗艳，
结成一条金色的发辫，
象是汇合众流的泉涧。

你两脚无可奈何地站在
小溪与河川相遇的地带，
幼年与成年交替的年代。

你以畏怯的眼光凝望：
凝望小溪的急急奔忙，
凝望河川的茫茫宽广！

那流荡的河川，深沉，静默，
你大概觉得它美妙不过，
仿佛是一条梦幻之河。

而当你望见光明的天仙
召唤你前往神奇的乐园，
为什么你又踌躇不前?①

莫非你瞥见了掠过的黑影，
犹如鸽子惊恐的眼睛
瞥见苍鹰的影子在飞行?

莫非你听见了河畔的悲声?
我们听惯了瀑布的雷鸣，
岸上的声音已经听不清。

哦！不断祈祷的孩童!
人世有流沙，人生有陷阱！②
忧患和衰老冷不防来临!

象抑扬起伏的甜美音乐，
清晨转眼掠入了午刻，
五月转眼滑到了六月。

童年是嫩枝，枝上睡着
成群的鸟儿，繁茂的花朵;

① 前面几节是以"小溪"比喻幼年，以"河川"比喻成年。本节"神奇的乐园"是指上文的"梦幻之河"，也就是指成年。

② "流沙"，潮湿、松软而又很深的沙。人畜企图通过时，往往愈陷愈深而终遭吞没。

而老年：枯枝被白雪覆没。

如今，你心头春潮正涨，
快采集鲜花，趁它们盛放，
用来薰香那白雪的篷帐。

拈一朵百合在你的手上，
黄铜大门也不能阻挡
这根轻轻一触的魔杖。

要通过酸辛、屈辱和哀怜，
把青春的甘露留在你心间，
把真理的微笑留在你唇边。

哦！那甘露有如香油，①
将潜入难以愈合的伤口，
闭拢它，象睡眠闭拢双眸；

而那微笑如太阳的光明，
将照亮无数晦暗的心灵，
你就是上帝的一丝笑影。

---

① “香油”即香膏，古代用以治病的油脂状药物。

更高的目标

阿尔卑斯山，夜色已降临，①
村子里走过一个青年人；
冰雪中，他举起一面旗帜，
旗上有一句古怪的题词：
　　“更高的目标！”

他的面容忧郁，他的眼
光焰灼灼，象出鞘的短剑；
那一句神秘言词的音调
鸣奏如一支嘹亮的银号：
　　“更高的目标！”

他看见一个个安乐的家庭，
融融的炉火温暖又光明；
而高处，冰河闪闪如鬼魅，
他唇中逸出了一声低喟：
　　“更高的目标！”

---

① 阿尔卑斯山，欧洲最高的山脉，在意大利北部与德、法、瑞士等国交界处。

老人说："莫想通过那隘口！
阴沉沉的暴风雪快要临头，
又宽又深的飞湍在咆哮！"
然而那号声响亮地答道：
　　"更高的目标！"

少女对他说："别走了，停下来，
把困倦的头颈偎在我胸怀！"
他炯炯的蓝眼闪着泪花，
叹息了一声，仍然回答：
　　"更高的目标！"

"当心松树的断梗枯枝！
当心雪崩和滚落的土石！"
这是农人最后的叮咛，
有声音回答，越过冈陵：
　　"更高的目标！"

第二天天光破晓的时分，
圣伯纳德的虔敬的僧人①
向苍穹念诵陈旧的祷语，
有呼声掠过受惊的天宇：
　　"更高的目标！"

---

① 圣伯纳德，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隘口，海拔 8150 英尺，设有教堂和僧院。

猎犬发现了一个过客，
半截身子被白雪覆没，
冰封的手里仍然牢执
那面旗，旗上有古怪的题词：
　　“更高的目标！”

躺在冰冷的灰白曙光里，
他失却生命，但是美丽；
从那明净邃远的天廷
落下来一个声音，象陨星：
　　“更高的目标！”

致威廉·埃·查宁*

一页又一页，我读着你的书，
　每一页读到末了，
我的心总要响应，总要说：
　“上帝的仆人！干得好！”

干得好！你书中写下的言词
　是那样崇高而勇敢，
常令我想起往日的路德
　争取自由的奋战。①

干下去！从这片土地上扫除
　老朽的、横霸的谎言
和封建祸害——它的鞭和轭
　侮辱了人的尊严。

一个声音总在你耳旁

---

* 威廉·埃勒瑞·查宁（1780—1842），美国宗教家、作家，曾积极参加废奴运动。诗中所说“你的书”，是指查宁反对蓄奴制度的著作。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著名的德国宗教家，倡导宗教改革，反对腐败的罗马教会。诗中的“奋战”即指此。

用权威口吻讲话，
如同约翰在拔摩岛上
听到的预言："写吧！"①

写吧！诉说这血腥的故事，
记录这无尽的哀哭，
这可怕的日蚀，这降罚的日子，
这惊心动魄的《启示录》！②

① 约翰是耶稣的门徒。据《新约·启示录》第1章："我约翰……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启示录》据说就是按照这个声音的指示而写的。

② "哀哭"、"日蚀"、"降罚的日子"，都是《启示录》中的典故。在这里是指美国黑人的惨痛生活。

奴隶的梦*

他躺在没有割完的稻禾旁，
　镰刀还握在手上；
蓬乱的头发埋入沙土，
　露出黧黑的胸膛。
他在睡梦的烟雾阴影里
　又一次看见了故乡。

穿过他梦中的辽阔大地，
　尼日尔河水奔流；①
他又成了尊严的国王，
　在平原棕树下行走；
又听见商队清脆的驼铃
　慢悠悠下了山头。

又看见他那黑眼睛王后

---

* 这首诗描写一个美国黑奴临终时的幻梦，这个黑奴原先是非洲的一个国王。

① 尼日尔河是非洲第三大河，流经西非五国。“尼日尔”的原意是“黑色的河”。

站在孩子们中间；
他们搂住他脖子，抓住手，
一个劲亲着他的脸！——
他的睡眼里迸出一滴泪，
滚落到沙土里面。

沿着威严的尼日尔河岸，
他骑着马儿飞跑；
手上的缰绳是黄金的链子，
每一次纵跳，都听到
青钢的刀鞘铿锵作响，
拍打着马儿的身腰。

象血红的旌旗，一群火烈鸟
飞翔在他的前面；
他追随它们，整天奔驰在
苹婆树生长的平原，
直到他望见卡弗人的村舍，①
大海也闪入眼帘。

夜间，他听到狮子的吼叫，
听到鬣狗的嘶鸣，
还听到河马踏碎芦苇，
在那隐僻的河滨；

---

① 卡弗人，南非的聪明而有力的黑人民族。

河水淙淙，象鼓声隆隆，
　流过他辉煌的梦境。

森林转动千万条舌头，
　高声呼唤着自由；
嗓门粗厉的荒野暴风
　任性地狂呼怒吼；
梦中被惊动，他含笑倾听
　这一曲威猛的合奏。

再也不晓得监工的鞭挞，
　不觉得烈日的炙烤；
因为死亡照亮了睡乡，
　他失却生命的躯壳
象一副残破的枷锁，已经
　被灵魂挣脱、甩掉！

阴湿沼地的奴隶*

一个被追捕的黑奴，藏在
阴湿沼地黑魆魆的泥塘；
他望见营帐里半夜的火光，
他听到阵阵的马蹄声响，
还听到猎犬狂吠在远方。

在那芦苇和羊齿丛间，
磷火和流萤青光闪闪；
苍苔覆盖着松树的躯干，
杉树茁长，有毒的藤蔓
象蛇一样浑身是花斑。

没有什么人从这里走过，
没有什么人胆敢这么做；
绿色沼泽里，烂泥地上，
他在蓬蓬乱草中蜷缩，
象一头野兽钻进了兽窝。

---

* 阴湿沼地，在美国东部弗吉尼亚州与北卡罗来纳州交界的地方，靠近大西洋岸。

这是个又老又瘸的奴隶，
脸上留着大块的疮痍，
额头打着屈辱的印记，
破布条遮住残损的躯体，
那是他的可耻的号衣。①

上边的一切都明朗秀丽，
周遭的万物都欢欣如意；
轻柔的松鼠跳来跳去，
野鸟儿唱着自由的歌曲，
歌声注满了共鸣的天宇。

而他，从刚刚出世的辰光
就得把痛苦的厄运承当；
该隐的诅咒从天而降，②
象连枷打着新收的稻粱，
把他重重打倒在地上。

---

① “号衣”，奴隶或囚徒所穿的带记号的衣服。

② “该隐的诅咒”常见于欧美文学作品，意为“对该隐的诅咒”。该隐是亚当的长子，他因杀死弟弟亚伯而受到诅咒，耕耘而无所收获，漂泊而无家可归。见《旧约·创世记》第4章。

奴隶的夜半歌声

他，一个当奴隶的黑人，
　高声吟着大卫的诗篇，①
歌咏以色列人的胜利，
　歌咏光明、自由的神山。②

他唱起希伯来诗人的圣歌，③
　正当夜色清幽宁静；
歌声是这么嘹亮甜美，
　使我不能不侧耳倾听。

这是欢庆和赞美的歌声，
　正如埃及人听到的颂歌——
当法老和他率领的追兵

---

① 大卫，以色列王，耶西之子，所罗门之父。他的事迹记载在《旧约》的《撒母耳记》、《列王纪》和《历代志》中。“大卫的诗篇”就是《旧约》中的《诗篇》。

② “神山”，原文直译是“锡安”。锡安山在耶路撒冷，据说是耶和华的圣山。《诗篇》第48篇就是歌颂锡安山的。

③ “希伯来”是犹太人的别称。

在红海全军覆没的时刻。①

他虔敬的歌声使我的心灵
  注满了不可思议的感动；
调子忽而是欢欣，忽而是
  美妙的庄严，剧烈的悲痛。

保罗和西拉，被人监禁，
  歌唱基督，真主来临，
一条震天撼地的手臂
  夜间打破了阴暗的牢门。②

可这个奴隶呵！有什么天使
  能给他送来快乐的福音？
有什么震天撼地的手臂
  来给他打破阴暗的牢门？

---

① 法老是埃及王。他和他的军队在红海覆灭的时候，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起了颂歌。见《旧约·出埃及记》第14—15章。

② 据《新约·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和西拉曾被罗马人关入监狱，“约在半夜，保罗和西拉，祷告唱诗赞美上帝，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

混血女

奴隶贩子把帆船停在
　宽阔的咸水湖中；①
他要等待上升的月亮，
　等待黄昏的海风。

他的船拴在岸边，那一群
　无精打采的水手
注视着一条灰白的鳄鱼
　游入静静的湖口。

橙花和豆蔻的阵阵香气
　飘送到他们身边，
有如天国的仙风袅袅
　吹到罪恶的人间。

棕叶盖顶的屋里，农场主
　想着心事，抽着烟；

① “咸水湖”，由沙洲或珊瑚礁与大海隔开而成的湖，湖水实际上是海水，所以是咸的。也称“泻湖”或“礁湖”。

奴隶贩子，象急着要走，
　大拇指按着门闩。

他说："我的帆船就停在
　宽阔的咸水湖上；
我只等着晚上的潮水，
　等着上升的月亮。"

他们面前，仰脸站着的
　是一个混血女郎，
有几分好奇，有几分害怕，
　怯生生可怜模样。

她脖子、胳臂露在外边，
　一双眼又亮又大；
身上除了那鲜明的袍子，
　只披着长长的黑发。

一丝笑意浮现在唇边，
　圣洁，温柔，恬淡，
有如教堂廊道的灯火，
　有如圣者的容颜。

农场主想着心事，叨咕着：
　"这农场，地老，田荒；"
他看看奴隶贩子的金子，

又看看身边的女郎。

他心里有斗争，晓得是罪孽：
只有他，才最了解
是谁的情欲给了她生命，
她血管流着谁的血。

可是天性的呼声太微弱，
他抓起亮晶晶的黄金！
女郎的双颊死一样惨白，
她两手冷得象冰。

奴隶贩子拉着她的手，
把她拉出了门口，
带她去隔山隔海的异乡，
当他的奴隶和姘头！

警　告

当心！那撕裂狮子的以色列英雄，①
　到后来那样不幸，那样痛苦：
眼睛瞎了，看不见天国的光明，
　威武无敌的膂力也全被剪除，
关在监牢里推磨；最后，给领到
非利士人的宴会上，供人耍笑；

这时，他不顾死活，伸出双手，
　抱定殿堂的柱子尽力摇晃，
一举摧毁了：那房子，他自己，还有
　那狠心取笑他失明痛苦的一帮；

① "以色列英雄"，指参孙。作者在这首诗中，以参孙来比喻美国被奴役、受欺压的黑人。据《旧约·士师记》第14—16章说：当时非利士人统治以色列人，参孙是以色列的大力士，他曾徒手撕裂一头少壮狮子，又曾击杀许多非利士人，烧毁他们堆集的禾捆、未割的庄稼和橄榄园。后来，非利士人知道了参孙膂力的根源在他的头发上，便趁他睡觉的时候，剪除了他头上的七条发绺，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剜掉他的两眼，叫他在监牢里推磨。后来有一天，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宴乐，将参孙从监牢里提出来，叫他在三千男女面前戏耍。这时参孙头发已渐渐长起，力量也渐渐复原，他就抱住托房的两根柱子，尽力屈身，房子倒塌，压死了首领和众人，参孙自己也被压死。

这不幸的奴隶，受尽凌辱的盲人，
与在场的三千男女同归于尽！

我们国土上也有个不幸的瞎参孙，
　膂力被剪除，戴上了铁锁钢镣；
在残忍的宴会上，他也会奋不顾身，
　举起臂，把这个国家的支柱动摇，
一举把我们宽广的特权殿宇
变成一堆破碎的瓦砾和废墟！

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

这是国家兵工厂。从地板到天棚，
　雪亮的枪炮矗立，象巨大的风琴；①
沉默的发音管还没有奏出乐曲，
　以异样的恐怖震骇邻近的乡村。

当死神触动这些灵敏的琴键，
　会响起何等野蛮凄厉的声音！
那种可怕的交响乐会要混合着
　多少人震耳的啼哭，惨痛的悲鸣！

我听见无尽无休的凶残合唱，
　痛苦挣扎的叫喊，不断的呻吟，
经历了冉冉逝去的悠长岁月，
　久远的余音一直回响到如今。

撒克逊铁锤在铁盔铁甲上震响，②

---

* 斯普林菲尔德兵工厂，即美国国家兵工厂，1794 年建立于马萨诸塞州南部的工业城市斯普林菲尔德。朗费罗 1843 年参观该厂后，写了这首诗。

① 指炮筒的形状很象巨大的管风琴的喇叭。

② 撒克逊，日耳曼人的一支，三至五世纪经常侵扰北海沿岸，并占据现在的 德国西北部地区。

辛勃利丛林中唱起北国之歌；①
无边无际的扰攘喧哗里，听得见
粗粗的铜锣狂鸣在辽远的荒漠。

我听见佛罗伦萨人在他的宫廷，
敲动了军用大钟，噪音可怖；②
阿兹特克的祭司站在神坛上，
咚咚擂响骇人的蟒皮战鼓；③

遭劫、被焚的村庄一片哭叫；
惊呼怒吼淹没了喃喃祷告；
士兵在抢来的赃物中狂欢痛饮；
围城里处处饥民断续哀嚎；

爆炸的炮弹，歪斜破裂的门框，
相击的白刃，连续发射的步枪；
有如贯耳的雷霆阵阵轰鸣，
是一尊大炮放开嗓门高唱。

人呵！你就用这样刺耳的喧嚣，
用这些急管繁弦的嘈杂合奏，

---

① 辛勃利，北欧的一个民族，公元前120年曾与条顿人一同侵入罗马境内，击败罗马军队。

②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中部的名城。在佛罗伦萨人改信基督教以前，该城的守护神是战神。

③ 阿兹特克人，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他们的特点是崇奉勇武，尊敬战士，膜拜军神。

去淹没大自然甜美温柔的万籁，
　去干扰天使们和谐宛转的歌喉？

只消把一半制造恐怖的力量，
　把一半供给兵营和宫廷的资财，
拿来拯救人类迷误的心灵，
　就再也用不着兵工厂，用不着要塞！

让武士的称号成为可鄙的称号！
　不管哪一个国家，再敢举起手
去打击一个弟兄，那么，就叫它
　千秋万世承受该隐的诅咒！①

一代又一代，直到朦胧的未来，
　喧嚣越来越微弱，终于寂静；
有如洪钟的鸣奏，庄严，甘美，
　我又听到基督的声音：“和平！”

和平！战争的大风琴再也不能
　粗腔怪调发出震天的雷鸣！
爱的圣洁乐章将徐徐响起，
　象仙人歌曲一般悦耳动听。

---

① “该隐的诅咒”，见第38页注②。

桥

中宵我伫立桥头，
　听到钟声敲动，
明月从尖塔后面
　上升到城邑上空。

我瞥见：脚下的水中
　闪耀着明月的倒影，
象一只金色的圆盏
　坠落了，沉到海心。

幽婉的六月之夜，
　在那朦胧的远方，
炉中的火焰融融，
　比月光更红更亮。

一排排浮木中间，
　有闪烁不定的阴影，
大海的洪流好象
　要载负它们远行；

飞驰过浮木中间。
　晚潮升腾喷洒；
海草四下里漂游，
　流到月光底下。

正如河水奔涌在
　一根根桥柱之间，
思潮涌上我心头，
　泪水涌上我两眼。

多少遍，哦！多少遍，
　在悄然逝去的岁月间，
我中宵伫立桥头，
　凝视着碧浪青天！

多少遍，哦！多少遍，
　我盼望退落的海潮
载负我远行，漂过
　浩渺而狂暴的波涛！

那时我焦灼而不宁，
　生活里充满忧患，
压在我身上的重负
　我简直无力承担。

这重负如今已卸落，

它已深葬在海心；
只有别人的忧伤
还向我投来暗影。

每当我从这桥上
跨过这一道河水，
往昔的思潮又涌来，
象大海传来的咸味。

我思忖：从那时以来，
有多少忧悒的人群，
承担着不幸的重负，
走过了这座桥身。

我看见长长的行列
仍然在来回走过：
年轻的，焦灼而不宁，
年老的，屈顺而疲弱！

永久而又永久，
当河水还在奔流，
当心里还有热情，
当生活还有忧愁，

明月和倒影、阴翳，
都会庄严显现：

爱的象征在天上，

闪烁的影子在人间。

白昼已告终

白昼已告终，黑暗
　从夜神翅膀上降临，
好象从飞鹰身上
　飘落的一片羽翎。

我瞥见村庄的灯火
　在细雨潮雾中闪亮，
愁思袭上了心头，
　灵魂也不能抵挡。

是忧愁、焦灼的心情，
　这心情不同于痛苦，
悲哀有几分象它，
　只如细雨象潮雾。

来给我读点诗吧，
　读几首纯朴的短曲，
宽解这郁结的愁肠，
　驱除白昼的思虑。

别去找古代的大师，
　别去找名家巨匠，
他们的足音仍然
　在时间长廊里回荡。

象军乐雄伟的旋律，
　他们向我们提醒
人生是无休止的苦斗；
　而今夜我渴望宁静。

找一位平凡的诗人，
　他的歌由内心迸发，
象夏雨自云端喷洒，
　象泪珠从眼眶滚下；

他呀，熬过了多少
　劳苦不安的日夜，
心灵里仍然鸣奏着
　温婉动人的音乐。

这样的诗歌能够
　使忧伤的脉搏安舒，
正如在祈祷以后，
　随之而来的是祝福。

从你珍藏的书卷中，

读你喜爱的诗句，
把你柔美的嗓音
献给诗人的韵律。

让夜晚弥漫着乐曲，
在白昼扰人的愁绪
就会象阿拉伯人，
卷帐篷悄悄离去。

箭 与 歌

我把一支箭向空中射出，
它落下地来，不知在何处；
那么急，那么快，眼睛怎能
跟上它一去如飞的踪影？

我把一支歌向空中吐出，
它落下地来，不知在何处；
有谁的眼力这么尖，这么强，
竟能追上歌声的飞飏？

很久以后，我找到那支箭，
插在橡树上，还不曾折断；
也找到那支歌，首尾俱全，
一直藏在朋友的心间。

中　途

我的生命已度过一半时光，
　听任岁月悄悄地离我而去，
　不曾实现青年时期的抱负——
建一座诗歌之塔，有高高的护墙。
并不是怠惰，并不是欢娱浪荡，
　也不是纷扰不宁的焦躁情绪，
　而是悲哀，是致人死命的忧郁，
阻碍我实现那可能实现的理想。
象登山到了中途，我回头俯视，
　望见了“往昔”，它的声音和景象：
浩茫昏暝的暮色中，有一座城市，
　炊烟，晚钟，荧荧闪烁的灯光；
听苍穹高处，飒飒秋风里，那预示
　“死亡”暴雨的雷声已隐隐震响。

黄　昏　星*

你看，西边天上彩绘的凸窗，
　窗玻璃已经被夕阳染上红晕，
　黄昏星亮了！爱情和憩息的星辰！
象独自倚着窗扉的娟秀女郎。
不久，便卸去周身璀璨的盛装，
　她在松林的黑屏风后面就寝，
　去寻觅柔婉的梦境，去细细重温
掩抑不露的恋情，沉入了睡乡。
哦！迷人的太白星，我挚爱的伴侣！
　清晨和黄昏露面的爱情之星！
无比娇柔、无比高贵的淑女！
　当皎洁的月魄徐徐升上夜空，
你便默默地退隐，回去安歇，
你窗口暗淡的灯光也悄然熄灭。

---

* 金星（太白星）日出前现于东方，称"启明星"；日落后现于西方，称"黄昏星"。

但　丁*

托斯卡纳人，以忧伤而肃穆的眼睛，①
　以沉思的步履，巡游黑暗的疆域；②
　你心中升起了严峻可怕的思绪，
象墓中站起了法利纳塔的幽灵。③
你神圣的诗篇犹如末日的号声；④
　何等深挚的同情，温柔的怜恤
　在你的内心闪耀，宛如在天宇
玲珑的星斗又燃起云间的明灯！
我恍如看到你，两颊苍白，伫立着，
　在教士希拉留身旁，在他的辖境；⑤

---

* 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1321)，意大利伟大诗人，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神曲》的作者。参看第143页注⑤所引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

① 托斯卡纳，意大利中部的地区，以佛罗伦萨为首府。但丁是佛罗伦萨人。

② “黑暗的疆域”，指地狱。

③ 法利纳塔是十三世纪佛罗伦萨“吉伯林派”的首领，与“圭尔弗派”斗争甚烈。据《神曲·地狱篇》第10章叙述，但丁进入地狱的第6圈后，法利纳塔从他的火墓中站起，同但丁谈话。

④ “神圣的诗篇”，指《神曲》。“末日的号声”，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24章和《哥林多前书》第15章。

⑤ 希拉留，与但丁同时的一个僧侣。他曾在一座寺院里遇到但丁，但丁将《神曲》的一部分赠给他作为纪念。“辖境”，指希拉留所管辖的教区。

上升的阳光标志着白昼的减缩，
　向寺院墙垣投射一道道金影；
当他问讯这客人寻求什么，
　你的语声在廊前低响："和平！"

晚　　钟*（二首）

一

庄严地，忧郁地，
　向人们播送，
夜晚的钟声
　开始敲动。

把炉火封闭了，
　把灯光熄灭；
天亮了，奔忙，
　天黑了，安歇。

窗口暗下来，
　再不见火光；
万籁俱寂，
　踪迹隐藏。

* “晚钟”，原文为curfew，是夜间鸣响、叫人熄灯就寝的钟声，而不是黄昏鸣响的晚祷钟声。

外厅静默，
　内室悄然；
沉睡和忘却
　主宰了人寰。

二

书已经写完了，
　象过完的白天；
写书的手儿
　扔它到一边。

书中的景象
　已被人淡忘，
象残灰剩火
　一点点消亡。

歌声沉寂，
　故事讲完，
窗口已黑，
　炉石已寒。

夜幕落下来，
　越来越暗；
沉睡和忘却
　主宰了人寰。

献　　词*

好象黄昏时候的一个行人，
　当暮色浓黑，耳边传来了语声，
虽有语声，却不见一个人影，
　使得他不时停步，转身谛听；

朋友们！就这样，我在暮色里奔走，
　听到你们的语声，因遥远而轻柔，
我停步转身，谛听这传来的细语，
　声音里充满友情、慰藉和赞助。

如果我唱出或说出的什么思想
　也曾给予你们安舒或喜悦，
你们已经用友爱的表示和祝愿
　向我偿付了千倍万倍的酬谢。

感谢你们对我的深情关怀，
　温和的话语，沉默而亲切的姿态；
这些告诉我：哪怕最孤寂的时刻，

* 这首诗是作者 1849 年出版的诗集《海边与炉边》卷首的题词。

朋友们尽管无言，也与我同在。

慈惠的消息，从一处传到一处，
　慈惠的信札，揭示了内心的经历，
其中，能感到一个手掌的按抚，——
　火热的一触，——其余的全是奥秘！

我们家里收藏的宝物中间，
　心爱的书册，静静地留在老地方，
那些印字的纸页、画成的脸庞，
　老是跟我们谈天，象活人一样！

也许今生今世我再也不能
　用肉眼看到你们的容颜笑貌；
你们在我的心目中再不会衰老，
　在我的记忆里永远青春年少！

永远别衰老，别变化，也别隐退！
　当日子过得越来越凄凉阴晦，
你们温婉的语声将长流不息，
　象流过枯寂荒原的清泉活水。

我们有不同的国籍，用不同的语言，
　我们的友谊，与出身、地域无缘；
这友谊来自为共同目标的奋斗，
　来自共同的希望、忧虑和志愿。

为此，我盼望陪你们在海边漫步，
　抑郁，沉默，而又深情蕴藉；
谁也不用唐突的言谈去打扰
　浩浩沧溟的威严壮丽的音乐。

当灯火点亮，在你们温暖的炉边，
　但愿我不是惹人嫌厌的来客，
不象那不请自来者枯立一旁，
　而能够找到给我留下的末座！

海的奥秘

多么迷人的幻象缠住我，
　当我向茫茫大海凝眸！
所有古老的、离奇的传说，
　所有的梦境，都回到心头。

古代传奇里闪闪发光的
　锦绸的风帆，檀香的缆索；
舟子唱出的清越歌声，
　岸上传来的神秘答和！

有一首古老的西班牙民谣
　老在我心头萦回不去：
它述说高贵的阿纳多伯爵
　怎样迷上了船夫的歌曲。

它以柔和、单调的节奏
　倾泻无韵的抒情诗行，
有如银沙闪烁的海滨
　起伏吟啸的层层波浪；

它述说高贵的阿纳多伯爵
　手上擎着他那只猎鹰，
瞧见一艘壮丽的大船
　扬帆鼓浪，向陆地航行；

他听到船上年老的艄公
　唱出凄厉而嘹亮的歌声，
引得振翅飞翔的海鸟
　也慢慢落在桅杆上静听；

直到他灵魂充满了渴望，
　他以热切的激情喊出：
“艄公！看在天国的份上，
　教会我这首奇妙的歌曲！”

艄公回答：“你愿不愿意
　来学习、来探索海的奥秘？
你只有不怕它的惊险，
　才能够领略它的神奇！”

从每片掠过地平线的帆篷，
　从每阵吹向陆地的和风，
我都看见那壮丽的大船，
　我都听到那怆痛的歌声。

直到我的灵魂也同样

对海的奥秘充满了渴望，
汹涌的激情流布我周身，
它来自万顷沧溟的心脏。

暮　色

暮色阴沉，密云笼罩，
　海风刮得凶险又狂暴；
雪白，闪亮，象水鸟的翅膀，
　是白沫飞溅的汹涌浪涛。

只有那边，渔夫的小屋里，
　透出一点红红的亮光；
窗里一张小小的脸儿
　正向窗外的夜色凝望。

脸儿紧紧地贴在窗前，
　他那稚气十足的两眼
仿佛要把那黑暗看穿，
　要看到什么人影出现。

一个女人晃动的身形
　来来回回在屋里急走；
一会儿看见她高高站起，
　一会儿她又弯下腰低下头。

哦！这汹涌咆哮的大海，
　这夜晚的寒风刮得好厉害，
当它们扑打那残破的窗棂，
　把什么故事告诉了那小孩？

哦！这汹涌咆哮的大海，
　这夜晚的寒风刮得好厉害，
当它们扑打那母亲的心灵，
　她的脸为什么变成苍白？

灯　塔

一长条岩石，远远地窜入大海，
　在它的尽头——已是好儿里以外，
昂然耸立着灯塔巨大的石身，
　夜间是一柱火，白天是一柱云彩。①

这么远，我也能望见海潮上涨，
　冲击着塔身，然而听不到声响，
恰似无言的怒气，升腾又退落
　在那苍白的唇边，痉挛的脸上。

当暝色渐深渐浓，看！好亮呵，
　透过天边暗紫的残霞暮霭，
它蓦然吐射光焰，划破长空，
　闪耀着尘世以外的夺目异彩！

不止它一个；每一处突出的岬角，

① 这一行直译是："夜间是火柱，白天是云柱。"典出《旧约·出埃及记》第13章："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靠近海岸的每一处石岛岩礁，
都有一尊朦胧的巨影峙立着，
高举明灯俯视不息的波涛。

它就象巨人克利斯朵夫一般，①
暗夜里，站在滚滚巨浪的边沿，
徒步远涉，越过岩石和沙砾，
去拯救狂风恶浪里遇险的船员。

汹涌的狂澜上颠簸俯仰的航船，
每当望见它亮了，都深深喜悦，
在出航、返航的途中，默默无言地
向它打招呼，表示欢迎和惜别。

航船从黑暗里出来，一片片帆篷
只在它的亮光下闪露了瞬息，
那亮光照见一张张焦灼的脸庞
向它凝视着，很快又隐入黑暗里。

水手望着它，回忆起他的童年，
第一次远航，遥瞩它消失不见；
经历了千难万险才得归来，
又见它赫然出现在远处天边。

---

① 克利斯朵夫，传说中的巨人，从洪水、火灾和地震中拯救和保护人民的圣者。

坚定，从容，沉着，巍然不动，
　一年年，度过了多少默默的长夜，
它那炽烈的光辉永不暗淡，
　它那高烧的炬火永不熄灭！

它看见大海以和睦友爱的亲吻
　把岩石沙砾拥向自己的胸膛；
它看见狂风的巨掌掀动大海，
　把海水当羊毛一样抛举摇荡。

惊涛骇浪从它的身上跃过，
　风暴扑打它，把急雨当作皮鞭，
紧紧压住它坚牢不拔的身躯的
　是那十二级飓风魁伟的双肩。

海鸟绕着它旋转，风声、振翅声，
　寂寞的鸣声，响成了嘈杂一片，
亮光闪花了眼睛，发了狂似的
　向火光冲去，葬身于一团烈焰。

象新的普罗米修斯，绑在巉岩上，①
　手里仍然牢执着约夫的火炬，②

---

① 普罗米修斯，见第80页题注。

② 约夫，即尤皮特，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不理会耳边的喧嚣、周遭的冲击，
　向水手说着慈祥和蔼的话语。

它说："继续航行吧，壮丽的船队！
　架起你们跨越大海的桥身；①
由我来守护这亮光，不让它消蚀，
　由你们带着人去靠近人！"

① "桥身"，原文为floating bridge，直译是"浮桥"或"船桥"，指船舶艘艘相连，跨越大海，如一座长桥。

敞开的窗户*

椴树林边的老屋
　静静立在浓荫里，
铺着沙石的小路上
　亮光和阴影嬉戏。

我看见育儿院的窗户
　敞开着，朝向外边；
孩子们可爱的小脸
　却不在窗前出现。

看门的纽芬兰大狗
　还站在门边等待，
寻找它的小玩伴——
　他们再也不回来。

他们不在厅里玩，
　也不在椴树底下走；

* 从这首诗的内容来看，似乎是育儿院的孩子们遭到了什么意外的不幸。具体事实不详。

笼罩一切的只有
　阴暗、寂寞和哀愁。

小鸟在枝头吟唱，
　调子亲切又甜蜜；
孩子们清脆的嗓音
　要听见除非在梦里！

走在我身边的小孩，
　他不懂：是什么缘故
我把他温软的手儿
　更紧、更紧地抓住！

候　鸟

一株株高大的椴树
　洒下浓黑的阴影，
把它们厚实的屏障
　擎举在南国的天穹。

从幽幽榆树林里
　涌来了沉沉夜色，
好象奔腾的潮水
　把四周原野淹没。

夜景秀丽而清明，
　水汽温和又柔润，
弥漫在处处空中，
　远处的声音也变近。

闪烁着点点繁星的
　夜空的淡淡微光里，
疾飞的候鸟穿越过
　饱含露水的空气。

我听见它们拍击着
　急速如风的翅翼，
从雪霰纷飞的北国，
　来寻觅南方的草地。

我听见它们啼鸣，
　这轻柔悦耳的鸣声
从天穹飘落人间，
　却不见它们的形影。

哦！不要这样讲！
　这些喁喁的声响
有欢乐也有悲伤，
　并不是鸟儿的歌唱。

它们乃是诗人的
　纷繁丛集的歌曲，
喜悦和痛苦的倾诉，
　长着翅膀的言语。

这是灵魂的呼声；
　灵魂在高空飞翥，
辛劳的双翅拍击着，
　要寻觅温暖的去处。

当灵魂冉冉飞行，

越过光明的国境，
这呼声，以诗的音调，
向夜的世界降临。

普罗米修斯*

诗人的预想**

充满了启示和感召的力量：
神话中讲述，诗歌里吟唱
普罗米修斯，果敢刚强，
傲然举足，牢牢地踏在
奥林匹斯山辉煌的城堡上。①

美丽动人的是那传说——
说他把火种携出天国；
是那古老的神话故事——
说他大胆盗取和传播
神祇享用的光明之火。

起初是一个崇高的壮举，
出自一种庄严的信念；

---

* 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偷出天上的火送给人类，为此遭到最高天神宙斯的惩罚，被缚在高加索山崖上，并被兀鹰啄食脏腑。后来他被赫拉克勒斯解救。

** “普罗米修斯”一词的原意就是“预想”、“先见”、“先知”。

① 奥林匹斯山是希腊北部的高山。希腊神话说这是诸神居住的地方。

然后是天火送到了人间；
然后是兀鹰，高加索巉岩，
他的痛苦绝望的呼喊。

这一切无非是一个象征，
描绘先知、预言者、歌手；
只有这种人不愧为圣哲：
他们自己把痛苦尝够，
使各族人民更高尚、自由。

他们的胜利，他们的渴望，
他们激昂强烈的欢乐，
他们对民众说出的话语，
他们亢奋急切的脉搏，
都燃着普罗米修斯之火。

为人类开化付出的劳苦，
难道全都没什么用处？
透过弥天的阴云暗雾，
他们难道必得要看见
兀鹰在人生的荒山上飞翥？

但丁的身世如此凄凉，
失败和放逐逼得他发狂；①

① 但丁，见第59页题注。他因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长期被放逐，直到他逝世，始终未能回到他的故乡佛罗伦萨。

还有造化的教士、祭司——①
弥尔顿、塞万提斯也同样，②
一生饱尝困苦和忧伤。

却有卓越出众的荣名
在他们身后流传万古；
凭借内心煌煌的灯烛，
照亮生平历历的脚步，
暗淡的生涯便光华夺目！

在那阴沉昏黑的深宵，
神秘的乐曲悠扬缭绕；
气势凌人的汹涌思潮，
柔婉、深沉、严肃的音调，
细语喃喃，歌声袅袅！

一个个凝神屏息的灵魂，
一根根绷紧的生命之弦，
不停地悸动，不停地震颤，
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狂欢，

---

① “祭司”，原文为Corybantes，是弗里吉亚女神库柏勒的祭司（弗里吉亚在小亚细亚）。

② 弥尔顿，见第146页题注。他中年双目失明，君主复辟以后曾被捕入狱，后来又为贫困所迫，晚景极为凄凉。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伟大作家，小说《堂吉诃德》的作者。1571年在海战中失去左手；1575年为海盗所掳，过了五年俘虏生活；还曾数次被捕入狱。

要去创造，要去兴建！

普罗米修斯！你举步登天！
在这欢腾振奋的时间，
最软弱的心灵也振作起来，
望见那兀鹰冉冉盘旋
在阴云惨淡的高加索山巅！

尽管并不是人人都具有
干这种伟大事业的力量：
去攀登天国的万仞高墙，
以火为酵素，去长久酵动
普天下芸芸众生的心房；

然而，心志不衰的诗人
尊崇和笃信神圣的预言；
把手中明亮的火炬高擎，
把脚下黑暗的国土照遍，
他们肩负着使命向前！

日光与月光

昨天中午，亮堂堂，
我望见天边的月亮，
它那样苍白、暗淡，
象学童放出的纸鸢。

亮堂堂，昨天白天，
我吟诵诗人的歌篇，
它那样神奇、幽晦，
象幻影，又象鬼魅。

终于，炎炎的白昼
象激情一样溜走，
安详、沉静的夜幕
笼罩了村庄、山谷。

月亮，皎洁而丰盈，
象容光焕发的仙灵，
清辉向四方远送，
盈溢了寥廓夜空。

诗人的歌儿又响起，
象乐曲萦回脑际；
夜向我细细解说
歌声的神奇和魅惑。

逝去的青春

那美丽的古城常叫我怀想，①
它就坐落在大海边上；
多少次，我恍惚神游于故乡，
在那些可爱的街衢上来往，
俨然又回到年少的时光。
一首拉普兰民歌里的诗句②
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回荡：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我望见葱茏的树木成行，
从忽隐忽现的闪闪波光
瞥见了远处环抱的海洋；
那些岛，就象是极西仙境，③
小时候惹动我多少梦想！

---

① “美丽的古城”，指作者的故乡波特兰。

② 拉普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北部靠近巴伦支海的地区。

③ “极西仙境”（Hesperides，或音译为“赫斯珀里得斯”），希腊神话中有金苹果园的仙岛，在极西之地。犹如我国神话中的“蓬莱仙境”一样，象征着人们所向往、追求的幸福乐土。

那首古老民歌的叠句
依旧在耳边喃喃低唱：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我记得污黑的码头和船台，
海上恣意奔腾的潮汐；
满嘴胡须的西班牙水手，
一艘艘船舶的壮丽神奇，
茫茫大海诱人的魔力。
那萦回不去的执拗歌声
仍然在那里又唱又讲：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我记得岸上的防御工事，
记得山头耸立的碉楼；
日出时，大炮隆隆怒吼，
鼙鼓一阵阵擂响不休，
号角激昂锐厉地吹奏。
那首民歌的悠扬曲调
依然波动在我的心头：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我记得那次远处的海战，

炮声在滚滚浪潮上震荡；
两位船长，在墓中安躺，
俯临着寂寥宁静的海湾——
那就是他们战死的沙场。①
那哀怨的歌声往复回翔，
颤栗的音波流过我心房：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我看见微风里林木亭亭，
荻岭森林洒布着阴影；②
旧日的友谊、早年的恋情
以安舒的音调回到我心里，
宛如幽静邻里的鸽鸣。
那古老民歌的甜美诗句
依稀在低语，在颤动不停：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我记得缕缕的亮光和暗影
翩翩掠过我童稚的心灵；
心底蕴藏的歌声和静默
有几分是预言，还有几分

---

① 1813 年 9 月，美国海船“事业号”与英国海船“拳师号”在波特兰港外交战，两艘船的船长都战死，并肩葬于波特兰公共墓地。

② 荻岭森林，在波特兰附近。

是狂热而又虚幻的憧憬。
听呵，那起伏不定的歌声
还在唱着，总也不平静：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有一些梦境永不会泯灭；
有一些情景我不能倾诉；
有一些愁思，使心灵疲弱，
使脸色苍白——象白蜡新涂，
使眼睛润湿——象蒙上潮雾。
那句不祥的歌词好象
一个寒颤落到我身上：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当我重临这亲爱的古城，
眼中的景象已这般陌生；
但故乡的空气甘美而纯净，
熟识的街衢洒满了树影，
树枝上下摆动个不停，
都在唱着那动人的歌声，
在低声叹息，在曼声吟咏：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怀着近似痛苦的欢欣，
我的心魂向故国飞奔；
荻岭森林秀丽而鲜润；
从一一重温的缤纷旧梦里，
我又觅回了逝去的青春。
树丛还在反复地吟唱
那奇异而又美妙的诗行：
“孩子的愿望是风的愿望，
青春的遐想是悠长的遐想。”

孩 子 们

来吧，上这儿来吧，孩子们！
　我听见你们嬉笑游玩，
那些叫我烦恼的问题
　就都一下子烟消云散。

你们把东边窗户打开，
　让明艳的阳光照射进来；
你们的思绪象呢喃的燕子，
　象清晨的溪水，流得欢快。

你们心里有鸟儿和阳光，
　你们思想里有小溪流过；
我这儿却只有秋天的凄风
　和冬天第一次雪花飘落。

啊！若是没有了孩子，
　那还算得个什么世界？
我们会惧怕身后的荒凉
　甚于惧怕眼前的黑夜。

好比嫩绿的树叶在林间，
　把阳光、空气当作主食，
它们甜美清新的汁液
　还不曾化为坚硬的木质，——

孩子在世间也是这般，
　凭着他们，世界才感到
天气比树干所接触的更好，
　阳光也更明亮地照耀。

来吧，上这儿来吧，孩子们！
　在我耳边悄悄告诉我：
你们温暖愉快的空气里，
　鸟儿和风儿在唱些什么。

算得了什么，书上的学问？
　算得了什么，我们的事业？
哪里比得上你们的爱抚
　和你们脸上甜蜜的笑靥？

历来说说唱唱的歌谣
　没有哪一首比得上你们；
只有你们是活的诗篇，
　别的诗都是死气沉沉。

孩子的时辰

白昼与黑夜之间，
　当天色开始昏沉，
有一次工间休息，
　那是孩子的时辰。

我听见楼上卧室里
　脚步声又碎又轻，
门儿打开的声响，
　柔和甜蜜的嗓音。

我凭着灯光看到
　她们沿楼梯走下：①
艾蕾笑，艾莉端庄，
　小艾荻满头金发。

耳语，然后是静默；
　从那种眼神，我猜到
她们正在耍花招，

① 下文的三个名字都是女孩的名字。所以这里写作"她们"。

想要吓我一大跳。

楼梯上发起冲锋，
　厅堂里大举进攻！
从三个不设防的门口
　闯入我的城堡中！

她们爬上了制高点 ——
　椅子扶手和靠背；
我想逃，可是逃不掉，
　四面八方被包围！

她们抱住我狂吻，
　险些儿把我吞掉；
我想起莱茵河上
　鼠塔的宾根主教！①

强盗们！且慢吹牛，
　说你们攻上了城头，
说我这样的老兵
　也不是你们的对手；

① 宾根是德国莱茵河畔的一座小城。鼠塔在莱茵河中的一个绿岛上。据传说，宾根的主教哈陀住在鼠塔里；在970年的饥馑中，一群饥民向哈陀请求施舍粮食，哈陀把他们骗到谷仓中去，从外面锁上门，放火将他们烧死；他因这桩罪行而受到报应，被一群老鼠咬死并吞食了。朗费罗这两行诗是形容孩子们抱着他狂吻，好象一群老鼠要把哈陀主教吞掉一样。

我很快抓住了你们，
　再不让你们逃跑；
还把你们关进了
　我心房深处的监牢。

你们关在这牢里，
　永远永远逃不出，
直到牢墙塌下来，
　变成瓦砾和尘土！

恩刻拉多斯*

他在埃特纳山下偃躺，①
这是小睡，不是死亡；
他不时挣扎，想要站起来，
高悬在上的惨淡穹苍
被他的喘息烤得火烫！

巉岩垒积在他的胸膛，
泥土堆压在他的头上；
尽管被压倒，被堵住喉腔，
他那焦躁不宁的呻唤
仍然听得见；他并未死亡！

远方，各个部落的人群
苦苦地等待，望眼欲穿；
他们在一起议论、交谈：
"恩刻拉多斯就要站起来，

---

* 恩刻拉多斯，希腊神话中的百臂巨人之一。他曾与天神作战。宙斯将他埋在埃特纳山下。

① 埃特纳山，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火山。

不是明天，就是今天！”

那些大权在握的霸主，
老气横秋的老朽天神，
听到那预示不祥的声音，
面如土色，肉跳心惊，
颤抖着，咕哝着：“毕竟来临！”

唉！这里是寸草不生，
播下的种子别指望收成！
你看，被困的恩刻拉多斯
嘴里喷出的点点火星
飚满了这里惨淡的天空。

每次，当他一挣扎，一动弹，
想从那山岩的裂缝中间
把头抬一抬，把身子转一转，
成堆的灰烬便飚起，飘散，
洒遍了城镇、田野、葡萄园。

看呵！看呵！红光闪射！
那是他可怕的眼睛睁开！
在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脉，①
暴风，扫过松树林，高喊：
“恩刻拉多斯，站起——来！”

① 阿尔卑斯山，见第29页注①。亚平宁山，纵贯意大利半岛的山脉。

雪　花

从漠漠长空的胸怀里逸出，
　摆脱了天上云衣的层层叠叠，
向着枯黄而光秃的林木，
　向着收割后的荒凉田野，
　　无声，舒缓，柔和：
　　雪花飘落。

象我们的悬想，暧昧朦胧，
　骤然之间凝成了神妙的词句；
象忧郁的心灵，以苍白的面容
　把重重心事披露出去：
　　忧郁的天穹在倾诉
　　内心的悲苦。

这是天穹挥洒的诗篇，
　从容舒缓，用无声的音节写就；
这是“绝望”的秘密，长时间
　藏在它浓云密布的心头，
　　现在它低声吐露：
　　向田野，向林木。

海市蜃楼

诗歌的美妙幻影！
　你到处把我引诱：
在荒凉僻静的田野，
　在稠人广众的街头！

逼近你，你消失无踪，
　捕捉你，你已经溜走；
悠扬的乐曲却依然
　日夜不停地演奏。

有如困乏的旅客
　奔走在沙漠、荒原，
瞥见蔚蓝的湖水，
　绿荫笼罩着湖岸；

壮丽的城池，高塔，
　耀眼的黄金屋顶；
他走近一瞧，都隐去，
　化作了轻烟淡影——

就这样，我奔波、瞻望，
　老是望见：我前方
有一座诗歌的金城
　闪耀在瑰丽的梦乡；

我刚刚走近门边，
　金城便消失不见；
我只得彷徨、等待
　奇景再一次出现。

相　　逢

经过长久的离别，
　你我终于又相逢；
相逢使我们快乐，
　还是使我们苦痛？

生命树已经动摇，①
　老朋友已经稀少，
象先知的两三个果子
　挂在最高的枝梢。②

我们用熟悉的老腔调
　真诚地互相问好；
都在想（可没说出来）：
　他已经多么苍老！

---

① “生命树”，典出《旧约·创世记》第2章。

② “先知”，指以赛亚。据说他是《旧约·以赛亚书》的作者。《以赛亚书》第17章：“其间所剩下的不多，好象人打橄榄树，在最高的枝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

我们讲起一年年
　愉快的圣诞和元旦；
而两人心里都想着
　那些不在的伙伴。

讲着亡友的身世，
　他们的行事言谈；
象死者回了阳世，
　象活人到了阴间。

宾客与亡灵混杂，
　几乎已分辨不清；
愉快的笑谈蒙上了
　惆怅的烟雾和阴影。

挑 战

我隐约记得从前
　听说过一个故事，
这故事出自西班牙
　古老的传说或历史：

骁勇的国王桑切斯①
　战死在萨莫拉城外，②
他那支合围的大军
　在野外安营扎寨。

堂迭戈·德奥多涅③
　一马当先奔向前，
怒冲冲，高声呐喊，
　向城上守军挑战。

---

① 桑切斯二世，十一世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国王，1065年死于萨莫拉之战。后来在西班牙流传过一首著名的史诗，题为《桑切斯二世与萨莫拉之围》。

② 萨莫拉，西班牙西部的城市，在杜罗河北岸。

③ 堂迭戈·德奥多涅，不详。从上下文来看，似是桑切斯二世的将领。

向所有已生、未生的
　萨莫拉居民挑战，
把他们当作奸贼，
　对他们叫骂侮慢。

向屋里住着的活人，
　向坟里躺着的死鬼！
向他们桌上的酒食，
　向他们河里的流水！

有一支更大的队伍——
　浩荡的饥饿大军，
攻打着四面的城门，
　将我们团团围困。

千百万受苦的贫民
　向我们的酒食挑战，
把我们（活的和死的）
　都当作奸贼来责难。

每当我坐在筵席上，
　酒兴浓，清歌缭绕，
透过歌声和欢笑，
　我听到可怖的呼嚎。

一张张憔悴的瘦脸，

望着辉煌的厅堂，
为拾取地下的渣屑，
伸出干枯的手掌。

里面是珍馐和光亮，
空气也充满馨香；
外面却一片漆黑，
又冷又饿又绝望。

这饥寒交迫的营垒，
这贫苦大军的主帅——
基督，在寒风冷雨中
倒下了，死于野外！

小溪和海浪

小溪从山上流下，
　象诗人边游边唱，
用它那银白的脚儿
　奔跑在金黄的沙上。

在那远远的咸水洋，
　腾跃着狂暴的海浪，
忽而高歌在海滩畔，
　忽而怒吼在洞穴旁。

尽管相隔这么远，
　小溪也找到了海浪，
用清新、甜美来注满
　那狂暴、苦涩的心肠。

查尔斯·萨姆纳*

花环在他的坟头，
　鲜花在他的柩车上，
我把这首诗献给
　他温良、勇敢的心肠。

他的生活里充满：
　磨折，冲突和伤痛，
悲苦，战斗的艰辛，
　洁白无瑕的光荣。

象温刻瑞德一样，①
　他挺起豪侠的胸脯
迎接了敌人的枪矛，
　为受压迫者开路。

---

* 查尔斯·萨姆纳(1811—1874)，美国政治活动家，热心的废奴运动者。他是朗费罗的友人。

① 温刻瑞德，传说中的瑞士爱国者。据说，在1386年的森帕赫战斗中，温刻瑞德抓住许多奥地利士兵的枪矛，刺进自己的胸膛，这就在奥军队伍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使瑞士军队得以获胜。

勇敢的国士之死，
　应该象军人一般：
在祖国心脏的决战中，
　用盾牌抬下火线！①

死神冷不防来临，
　逼我们停下脚步；
宏伟的计划夭折了，
　人生结束在中途。

而在神秘的幽冥，
　人生却趋于完满，
恰似桥梁的石拱
　与倒影合成了圆环。

当“生”在“死”中永生，②
　那不曾中断的呼吸
吹拂着千万生灵，
　死与生又有何异！

一颗星消逝在天上，
　一年年，它的光芒

---

① 古代斯巴达人认为：战士英勇战死，遗体用盾牌抬下战场，是光荣豪迈的事情。与我国古人所说的“马革裹尸”意思相近。

② 即“精神不死”、“虽死犹生”之意。下一行的“呼吸”是指精神上的感召力。

依旧从高空射下，
　在人们眼前闪亮。

伟大的人物逝去，
　经过了千秋万古，
身后的光芒依旧
　照耀人类的征途。

炉边的远游

潇潇的急雨连绵不断，
　镀金的风向标立在那边，
三天里一直纹丝不动，
　指向烟雾凄迷的海面。

这场雨逼得我闭门独坐，
　靠向炉边融融的火光，
靠向书架上可爱的书册
　和那更为可爱的梦乡。

我读着不拘哪位诗人的
　吟咏海外疆域的诗篇，
年轻时候的灿烂岁月
　便缤纷稠叠，回到心间。①

幻觉中，我又恍惚听到
　阿尔卑斯山急流的咆哮，

① 朗费罗十九岁到二十二岁曾在西欧、南欧各国游学，二十八岁到二十九岁又曾远游北欧。

西班牙山头清脆的骡铃，
　埃西诺尔海潮的呼啸。①

我望见修道院灰白的墙垣
　闪现在幽黑的松树林间，
钟楼高耸于教堂上空，
　城堡峙立在莱茵河畔。

我来到公园和尖塔旁边，
　在百年老树的森林里游逛，
穿过红花似火的罂粟田，
　穿过远海闪烁的微光。

我再也不怕尘土、炎威，
　再也不觉得辛劳疲惫，
我用别人的腿脚去远游，
　悠然走过了千山万水。

让别人踏遍川原海岳，
　辛勤跋涉于地北天南；
我读着这些诗人的诗篇，
　世界就在我手中旋转。

靠着他们，我一一熟识了

① 埃西诺尔，丹麦的海港。

各个不同地带的情景，
我用他们的眼睛观看，
比用自己的看得更清。

卡德纳比亚*

没有车轮马蹄的声音
　把这夏日的宁静打破；
在这举世无双的湖滨，
　我把悠闲的时刻消磨。

我在葱茏的林木间漫步，
　那儿，梧桐树笔直的繁枝
编织起凉棚，把我遮护，
　不透阳光，也不漏雨丝。

不时有清风从天而降，
　拂动树梢慵懒的绿叶；
缕缕阳光洒在小路上，
　象爝火一样闪烁摇曳。

索玛利瓦花园的门边，
　我在大理石台阶上坐下；

---

* 卡德纳比亚，意大利北部的旅游胜地，位于阿尔卑斯山下风景如画的科莫湖滨。

那儿，我听见水花飞溅，
　把脚下石级轻轻拍打。

白石栏杆下边的波浪，
　一会儿低落，一会儿汹涌；
远处，水面漂浮的铃铛
　在渔夫的网上叮当响动。

傍着那楼台亭榭，有游艇
　静静地，缓缓地，划去划来；
它们的影子也悄悄滑动，
　傍着水里的亭榭楼台。

山峦从湖岸向上伸展，
　侧峰横岭，林木繁茂，
一座座别墅散布其间；
　阳光下，贝拉玖晶莹闪耀。①

隐约望得见：墙垣和树木，
　亮光和阴影，纠结成团——
那是瓦伦纳，喷溅着瀑布，
　仿佛在召唤斯特沃雄关。②

---

① 贝拉玖，科莫湖畔景色幽美的村镇，与卡德纳比亚隔湖相望。

② 斯特沃，阿尔卑斯山的关口，海拔9045英尺。瓦伦纳，不详，当系卡德纳比亚附近的另一村镇。

我问我自己：莫非是梦境？
　会不会化作飘风逝水？
人世间果真有这种胜境？
　有这种登峰造极的完美？

美妙的幻象！留下吧，莫消失：
　且等我把这夏日的奇景，
把这湖光的百态千姿，
　一一摄取，藏入心灵。

留下吧，等一等，等这些景物
　把图象刻入我脑海心田；
到那时，你再化为虚无，
　就象从来也不曾出现。

白　沙　皇*

彼得大帝

你可曾看见：半夜里，
月光下，壁垒高处，
那一团迷离的烟雾？
嘘！那不是烟雾；
那是沙皇，白沙皇，
　雄主！父王！①

在死者中间，他听到
炮声在头顶震荡；
他的军队的脚步声，
鼙鼓声，响在大街上；
他醒了！沙皇，白沙皇，
　雄主！父王！

陵墓中，他听到臣民
在呼唤："醒来！起来！"

* "白沙皇"是亚洲人对俄皇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1672—1725）的称呼。"白"是指肤色而言。

① 据作者原注，"雄主"和"父王"都是俄国人对彼得一世的尊称。

他把缝制尸衣的
金黄的锦缎撕开；
起来了！沙皇，白沙皇，
　雄主！父王！

从伏尔加河、顿河，
他率领大军前进，
跨过河川和沼泽，
跨过荒野和山径；
沙皇，东正教沙皇，①
　雄主！父王！

他站在高山上翘望
劈裂大陆的海洋；
他的手遥遥指向
罗米利以南的地方！②
哦，沙皇，白沙皇，
　雄主！父王！

他昂然开口发言：
"是我建造了船舰；

---

① 彼得一世在位时，曾从当时俄国东正教教会手中，把宗教权收归己有，使自己成为政教两方面的首脑。

② 罗米利，原文Roumili，不详。疑即 Roumelia，过去土耳其统治下的一省，位于南欧巴尔干地区。

舰队要跨海远征，
到直布罗陀两岸！①
这是我说的，白沙皇，
　雄主！父王！

“博斯普鲁斯要开放，②
要给我让出路来；
水道都要把门户
向我的舰队敞开！
这是我说的，白沙皇，
　雄主！父王！

“伊斯坦布尔的苏丹！③
基督教徒永不再
屈服于你的淫威下，
遭受蛮横的残害！
我指天发誓！我沙皇，
　雄主！父王！”

---

① 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的海峡，北岸为欧洲的西班牙，南岸为非洲的摩洛哥。

② 博斯普鲁斯海峡，黑海与马尔马拉海之间的海峡。

③ 伊斯坦布尔，过去的土耳其首都。苏丹，伊斯兰教国家的君主。

保罗·里维尔星夜飞驰*

孩子们，听着，听我讲故事：
讲“保罗·里维尔星夜飞驰”。
那是七五年，四月十八日，①
那一年，那一天，声名赫赫，
如今有几个活人还记得？②

他嘱咐伙伴：“要是英国人
今夜从陆路或海上进军，
你就在北教堂高高的楼顶
挂一盏灯笼，当作信号灯，——
陆路来，挂一盏；海上来，两盏；
我守在对岸，等信号一亮，

---

* 保罗·里维尔(1735—1818)，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平民英雄。他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城，当过银匠、雕刻匠和印刷工人，是波士顿抗英联合会的会员。1775年4月18日夜间，他得到英军即将突袭的信息后，星夜策马飞驰，从波士顿直到康科德，向沿途民兵和农民报警，从而保证了美国军民在翌日的康科德—勒星顿战斗中大获全胜，声势雄壮地揭开了独立战争的序幕。至今，波士顿北教堂前还立着他英姿勃勃的骑马雕像。

①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于1775年4月19日。这一天发生的康科德—勒星顿战斗，被称为“震动全世界的枪声”。4月18日即战争爆发的前夕。

② 朗费罗这首诗写于1863年，距离1775年已有八十八年。

就快马加鞭，把警报传遍
密得塞斯的村落和农庄，①
叫乡亲们起来，武装抵抗。”

他摇动船桨，说一声："再见！"
便悄悄划向查斯敦岸边。②
月亮出来了，照耀海湾，
那儿，停船处，有一艘大船，
这是“筋斗号”，英国战舰，
它有如幽灵，一根根桅杆
竖在月光里，象监狱栅栏；
这黑船巨影映现在水里，
更显得船身庞大无比。

他那个伙伴，在街巷穿行，
聚精会神，侧耳倾听，
一片寂静里，听出了动静：
兵营门口聚集着人群，
武器的响动，沉重的足音，
掷弹兵整齐一致的步履
向岸边那一排船艇走去。

他便向北教堂楼顶攀登，

① 密得塞斯，马萨诸塞州东部一地区。

② 查斯敦，波士顿海湾上的城镇，始建于1629年，1874年并入波士顿城。

爬上木楼梯，脚步轻轻，
当他登上高高的钟楼室，
昏暗的椽木上栖息的鸽子
便惊起乱飞，象幢幢怪影
在他的周遭晃动不停；
他沿梯而上，又高又陡，
到了墙头最高的窗口，
在窗前停下，仔细听一听，
望一望千家万户的屋顶，
到处是一片月色清明。

下边，山坡上，是教堂墓地，
死者们睡在幽冥的帐篷里，
宁静，无声，深沉，肃穆，
静得能听见夜风吹拂，
轻捷有如哨兵的脚步，
巡游在一座座帐篷之间，
仿佛在低语："万事平安！"
这地点、这时辰的玄妙魔力，
钟楼的荒凉，死亡的神秘，
只在他心头闪过一瞬息；
是什么使他全神贯注？
在河水汇入海湾的远处，
那影影绰绰的黑压压一线，
象长桥一样，首尾相连，
顺潮而上的，是一列兵船！

对岸，保罗·里维尔，这时
已穿好马靴，上了马刺，
正走来走去，用沉重的步子；
时而轻轻地拍一拍马腹，
时而望一望远近的景物，
焦躁地跺脚，急不可耐，
又转过身来，紧一紧马肚带；
他那双热切搜索的眼睛
注视着北教堂高高的楼顶，
那钟楼俯临着山坡墓地，
鬼魅般，阴森，荒凉，幽寂。
快瞧！快瞧！那钟楼顶上
微光一闪，一点红光！
他跃上马鞍，抖动缰绳，
又勒马再看，看得分明：
楼顶又亮起第二盏红灯！

大路上一阵急骤的马蹄声，
明处、暗处的一个人影，
一路上卵石迸射的火星；
那一夜情况就只是这些！
又不止这些：就在那一夜，
马背上驮的是国家的命运；
马蹄下爆出的火星点点
引燃了全国的腾腾烈焰。

他离开村子，登上山冈，
在他的下方，静穆而深广，
是密斯蒂河，正汇入海洋；①
河边，那一排赤杨树旁，
听得见马蹄得得的声响——
沙土上，轻柔；岩石上，响亮。

教堂的大钟敲响十二点，
他过桥来到梅德福镇边。②
他听见雄鸡夜半啼鸣，
听见农舍里犬吠声声，
感觉到河上阴湿的雾雰——
这场雾升起在薄暮时分。

教堂的大钟敲响一点，
他策马来到勒星顿城前。③
镀金的风向标沐着月光，
礼拜堂的窗户，空空荡荡，
象鬼怪的眼睛，向他直瞪，
仿佛它们已吓得发愣，
仿佛它们这时已预见

① 密斯蒂河，马萨诸塞州东部的河流，发源于密斯蒂湖，流向东南，在查斯敦入海。

② 梅德福镇在波士顿西北八公里，是美国最古老的聚落之一，始建于1630年。

③ 勒星顿，马萨诸塞州东部一城市，在波士顿西北，康科德以南。

血淋淋的厮杀就在眼前。

教堂的大钟敲响两点，
他纵马来到康科德桥边。①
他听见羊群咩咩低叫，
听见树林里鸟儿喧噪，
感觉到凌晨微风的气息
轻轻吹拂着暗黄的草地。
此刻正安然熟睡的同胞
本来会在这一天被击倒，
本来会在桥头上倒毙——
被英国子弹射穿躯体。

故事的下文你们都知道：
英国兵开了火，又败阵奔逃；
一道道篱笆、院墙后面，
村民用子弹回答子弹；
沿着小路追击英国兵，
穿过田野，飞奔不停，
突然出现在树荫下、拐弯处，
装子弹、射击才暂停脚步。

保罗·里维尔跃马向前，
整整一夜，把警报传遍

---

① 康科德是一座小城，在波士顿西北三十一公里，始建于1635年。

密得塞斯的村落和农庄，——
以无畏的呼声，号召反抗。
把人们唤醒，把门户敲开，
这声音响彻千秋万代！
它在往昔的夜风里诞生，
它跨越历史，贯穿永恒：
在黑暗、危险、紧急的时辰，
人民就会醒过来倾听，
会听到那匹马急骤的蹄声
和保罗·里维尔午夜的音信。

基陵沃思的鸟儿*

季节到了，到处有山鸟和画眉
　营建新巢，一边干活一边唱；
它们所唱的抒情诗，作者是谁？
　便是开德蒙所说的“慈爱之王”；①
树枝上，紫红的花蕾绽苞吐蕊，
　象是春神的先遣队，旗帜飘扬；
兴高采烈的小溪，奔腾欢跳，
从峭壁跃下，浪花闪闪如信号。

红襟鸟，蓝色知更鸟，尖声啭鸣，
　使花枝招展的果园喜气洋溢；
麻雀叽喳叫，仿佛也知道《圣经》
　提到过它们，因此而自鸣得意；②
饥肠辘辘的乌鸦聚集成群，
　没完没了地叫唤，哀哀求乞，

---

* 基陵沃思，美国康涅狄格州南部的乡间小镇。

① 开德蒙，七世纪英格兰僧侣和诗人，曾把《旧约》中的故事改写成诗歌。开德蒙所说的“慈爱之王”即上帝。

② 《圣经》中多次提到麻雀，例如《旧约·诗篇》第102篇、《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路加福音》第12章等处。

知道上帝听得见它们啼叫，①
祷告着："主呵，今天让我们吃饱！"②

穿越过这些声音，飞来了候鸟，
　带着远方热带岛屿的口音——
陌生，却悠扬悦耳；它们一飞到，
　便全队齐鸣，向眼底的村庄致敬；
有时也互相嘲笑、抱怨或争吵，
　象一群外国水手，在海港城镇
上岸逛街，叽哩咕噜地喧哗，
用洋话骂人，吓唬男孩和女娃。

百把年以前，有传奇色彩的年代里，
　在基陵沃思，快乐的春天又来到；
俭朴的农夫们正忙着耕田种地，
　惊慌地听到乌鸦哇哇乱叫，
这惊慌搅扰了大地回春的欢喜，
　象卡珊德拉的话儿，是不祥之兆；③
农夫们摇头皱脸，骂得挺凶，
咒骂所有的鸟儿都快快绝种。

---

① 《旧约·诗篇》第147篇："他（指上帝）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又据《约伯记》第38章，耶和华对约伯说："乌鸦之雏，因饥饿而飞来飞去，向上帝啼叫，那时，是谁为它提供食物呢？"

② 这句祷告词出于《马太福音》第6章。

③ 据古希腊传说，卡珊德拉是特洛亚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她能预知灾祸，曾预言特洛亚的毁灭。

决定了：全镇大会要立即举行，
　悬赏缉拿这些掠夺者、罪犯；
这些鸟儿们，从来也不掏分文，
　只会向农田、果园横征暴敛；
满不在乎地瞅着田里的稻草人，
　瞅着他身上的破布条随风摇颤；
他象个骷髅，伺候着鸟儿的宴会，
有了他，它们更吃得津津有味。

从一座漆成白色的华堂圣殿
　（有凹圆饰柱，还有朱红的屋顶），
治安官走了出来，步履庄严，
　缓缓下阶，好一派威风凛凛！
他连下三级，不斜视左边、右边，
　沿长街走去，神情仿佛在表明：
"本城既然住下了我这号人物，
社会名流就定然不在少数！"

教区牧师也来了，板着一副脸，
　这家伙天赋的本能便是要杀戮；
他宣讲"神怒""天罚"一年又一年，
　他热心诵读爱德华兹的"意志书"；①

---

① 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美国宗教家、玄学家，著有《意志自由之探讨》一书，"意志书"即该书的简称。

他特别嗜好的娱乐便是在夏天
　到阿迪朗达克山上去捕杀麋鹿；①
就连这会儿，他走在乡间小路上，
也挥舞拐棍，把路边百合花扫个光。

这边是专科学校，它那座钟楼
　耸立在科学山上，楼顶有风向标；
校长踱出来，懒洋洋环顾四周，
　抬头看看云，又低头看看绿草；
都只为高年级标致的阿米拉小妞，
　害得他白日做梦，神魂颠倒；
他写过一首十四行，把她夸赞，
说她比水还纯洁，比面包还解馋。

接着，教会执事从家门走出，
　雪白的肥大领饰围在脖子边；
穿一套黑色邦巴辛毛葛衣服；
　只见他体形笨重，步履蹒跚；
他乃是智慧的化身，旷古所无：
　“我早就训示过你们，如此这般！”
想叫他鼎鼎大名永存不灭，
还用他名字命名了本镇一条街。

这几位一齐驾临新盖的会议厅，

① 阿迪朗达克山，美国纽约州东北部的山脉。

再就是来自近郊的农夫、乡下佬。
尊严的治安官当主席，身材笔挺，
仪表不凡，发议论井井有条。
鸟儿们（大鸟或小鸟）却不走运，
整个人堆里，没有谁给它们撑腰；
跟它们作对的可多啦：个个都指责
它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

大伙儿全都讲完了，校长便起立，
离开座位，来纠正众人的错误；
象出发之前的骏马，总有点战栗，
他面对这么多听众，也有点发怵；
想起了美人儿阿米拉，便鼓足勇气，
说出了心里的想法，毫不含糊；
他决定：对听众的喜怒不以为意，
不管听众怎么笑，也坚持讲到底。

“早在那些评论家以前，柏拉图
就从他的理想国赶走了诗人；①
你们打算靠一个委员会的帮助，
打算在你们这座小小的城镇，
把这些吟游诗人、民谣歌手，
这些天国的乐师——鸟儿们都杀尽！

① 柏拉图（427—347B.C.），古希腊哲学家。在他所著的《理想国》等书中，他抨击荷马史诗，主张驱逐诗人，取缔悲剧和喜剧。

当我们受苦时，是它们演奏乐章
安慰了我们，象大卫对扫罗那样。①

“松树林子里，从那碧绿的树梢，
　天一亮，就响起画眉欢快的颂歌；
榆树上有黄莺；还有喧闹的樫鸟
　边吃边叫唤，腔调象异邦来客；
蓝色知更鸟，在最高的枝上摇呀摇，
　动听的乐曲把邻近地区都淹没；
红雀，野百灵，以及世界上所有
在巢里安家的才华天纵的歌手。

“你们却要把它们杀光！为哪条？
　它们在下雨以后，脚儿勤快，
去寻找毛虫、象鼻虫，却偶然找到
　不足一把的小麦，或大麦、黑麦，
或其他谷粒，因此便法网难逃？
　还是怪它们把几颗樱桃啄坏？
那樱桃虽也甜美，怎么比得上
这些小客人会餐时惬意的吟唱？

“想过吗，它们是何等奇妙的生灵？
　想过吗，是谁的巨手把它们造出？

---

① 扫罗心绪恶劣时，大卫弹琴使他舒畅爽快，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上篇第16章。

谁教会它们语言——在这种语言中，
　　思想只能用美妙的乐曲来表述？
它们的家常话是五音繁会的歌声，
　　那甜美，人间的乐器是远远不如！
它们建立在绿树顶上的家园
便是从尘世前往天国的中途站！

“想想吧：每天清早，在幽暗的林地，
　　当阳光窥探绿叶织成的格子窗，
心花怒放的鸟儿们又一次唱起
　　古老的迷人的情歌，该多么欢畅！
还得要记住：不论哪个时辰里，
　　世界上总有些地方刚刚天亮，
大洋两岸，被晨光唤醒的地域中，
永远有鸟儿的歌声响彻长空。

“想想吧：树林里，果园里，鸟儿都绝迹！
　　树枝上，屋梁上，鸟巢都空空荡荡，
象个傻小子模糊记得的几个字，
　　白白挂在脑瓜里一团乱丝上！①
当你们的牲口把粮食拉回家里，
　　再没有会飞的拾穗者跟在车旁，
是不是就让羊叫牛鸣的合奏

① 这个比喻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是别忘了：说话的人是个校长，所以他打比方也爱用学生学文化的比方。

来补偿那一去不返的妙曲仙喉？

“难道你们情愿去欣赏昆虫
　在干草中间嗡嗡不息的吵闹？
难道你们情愿听蚂蚱、蚱蜢
　弹琴奏曲，发出凄切的哀叫？
难道这些更好听，胜过野百灵
　飞过的嗖嗖声，和柔婉动人的歌调？
胜过小小鹪鸟的叽叽喳喳，
当你们中午歇息在树荫之下？

“你们说它们是小偷、强盗；其实
　它们象卫兵，把你们的农田看守：
是它们使庄稼免遭上百种损失，
　是它们赶走麦地里暗藏的敌寇；
就连最黑的鸟儿——乌鸦，也是
　你们的兵丁，为你们效劳奔走：
它啄食甲虫，劈开那坚硬的外套，
向蜗牛、鼻涕虫发出毁灭的警告。

“想想吧：我历来教育你们的孩子
　要温和，要怜惜弱者，要敬畏生命——
只要是生命，强也好，弱也好，它总是
　全能的上帝赐予的一线光明；
也敬畏死亡——死亡虽黑暗，其实
　正面也明亮，我们所见的是背影。

你们的言行、法令若与此相反，
今后，我对孩子的教育怎么办？”

他的话说完了；这时，在听众中间
　响起了一阵低语声，象枯叶作响；
农夫们嘲笑着，低着头，脖子朝下弯，
　黄头发凑拢到一块，象麦捆一样；
满脑子只想着牛排牛肉的粗汉
　不相信那一套温文尔雅的名堂。
鸟儿们横遭判决；大会还决定：
谁交来乌鸦脑袋，就发给奖金。

有一批未到会的听众（制定法令时
　他们无权表决也无权说话），
在报上读到了校长简短的言词，
　向他的屋舍欢呼，把心意表达；
他们一个比一个更使他深知：
　会上虽输了，他却是真正的赢家。
欢呼中最甜蜜的欢呼，他得之于你——
标致的阿米拉小姐，在专科学校里！

随后，在果园、田野，在山顶、树林，
　可怖的大规模屠杀悍然开始；
鸟儿们掉下来，死去，胸有血痕；
　暴行似连珠排炮，无休无止；
有一些鸟儿受了伤，逃离人群，

巢中留下的幼雏便活活饿死；
这是鸟类的圣巴托罗缪惨祸，①
不是用言语，而是用悲啼来诉说。

夏天来了，鸟儿们都已死光；
天气象烧红的煤炭，土地烧成灰；
一座座果园把无数毛虫喂养；
成群的昆虫爬动着，贪吃着美味，
挤满了农田、花圃的四面八方；
发现再没有敌人跟它们作对，
便尽情大嚼，把大地变成荒野，
不剩下一点凉荫，一片绿叶。

这城镇，象希律一样，被虫子吃掉，
因为它，象希律一样，也滥杀无辜。②
在枯木朽枝中间，有游丝悬吊，
尺蠖虫落到过路人脸上，黏糊糊，
也落向太太们的软帽、披巾、长袍，
她们赶忙抖掉它，还发出惊呼；
谁出去走走，总有这虫子捣乱，
乡下人都在叨咕它，没了没完。

---

①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法国天主教派大规模屠杀胡格诺派教徒，死二千余人，被称为“圣巴托罗缪惨案”。

② 希律（74—4B.C.），犹太王，以残暴著称。据《新约·马太福音》第2章，他曾把伯利恒城两岁以下的男孩尽皆杀害。另据《新约·使徒行传》第12章，希律最后是被虫子咬死的。

农夫们焦躁起来，其中有几位
　晓得是自己错了，没有发牢骚；
天要下雨，你能有什么作为？
　要下让它下——只有这么办最好。
当局又宣布：把那道法令作废；
　心里也明白：死了的再也活不了。
象学童终于发现题目已做错，
赶快拿起湿海绵把石板涂抹。

基陵沃思的秋天来了，这时节
　再也见不到往年的壮丽景象：
见不到火舌般满天飞舞的红叶，
　象《土地全书》，一页页被霞光照亮。①
几片残存的叶子，羞红了脸色，
　绝望地委身于河沟，随波逐浪；
凄厉的秋风奔走着，呜咽唏嘘，
哀悼苍天的那些夭逝的儿女！

可是第二年春天又出了奇迹——
　这奇迹，从来不曾有诗人唱过它；
若问世上什么事能和它相比？
　怕只有哑畜生居然开口说话！——

① 《土地全书》（原文直译是《末日审判书》）是1086年英王威廉一世颁布的全英格兰土地、财产、农民和牲畜的调查清册。这里是用《全书》的书页来比喻秋天的红叶。

驶来了一辆车，车顶用冬青枝盖起，
　一架架柳条鸟笼悬挂在枝下，
笼里装满了各色各样的鸣禽，
空间充满了甜美嘹亮的乐音。

奉本镇的命令，从四处乡间野外
　搜罗到这些鸟儿，送来此处；
然后，把它们的柳条囚笼打开，
　让它们到树林、田野去寻求乐土；
它们高唱的颂歌，很多人听来
　象是在嘲讽本镇的当权人物；
有些人，在绿色小径上倾听良久，
说这样迷人的乐曲自古未有。

到了第二天，歌声更高、更欢畅，
　看来，鸟儿们仿佛也欣然知悉
美人儿阿米拉这一天要做新娘；
　当校长眉开眼笑，带走娇妻，
只听得前后左右，上下四方，
　鸟儿们歌喉齐吐，欢情洋溢；
在基陵沃思阳光照耀的田野里，
如今又是一片崭新的天地。

咏《神　曲》*（六首）

一

多少次，我在大教堂门口看见
　一个劳苦人，在暑热、尘埃中小憩，
　放下重负，恭恭敬敬走进去，
画着十字，跪倒在地板上面，
把那篇主祷文念了一遍又一遍；①
　与人间的喧嚣扰攘远远隔离，
　街市上震耳欲聋的声浪，到这里
变成了模糊难辨的嗡嗡一片。
正象他一样，我天天来到此间，
　在这座大教堂门口放下重负，
跪下来祈祷，不觉得有什么难堪；
　忧伤的日子里心头的扰攘喧呼
化作含糊的喁语而终归消散；
　伫候着我的是永恒，是千秋万古。

---

* 《神曲》是但丁的代表作。朗费罗曾把《神曲》译成英文。有些学者认为：咏《神曲》的这六首十四行诗，是朗费罗最好的作品。

① "主祷文"，基督教最常用的一篇祈祷经文，据说是由耶稣向门徒们口授的。见于《新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

二

多少座神奇的雕像装点着高塔！①
　它们皱褶的衣袖里，有鸟儿营巢；
　以绿叶浓荫为天棚，前门和廊道
象格子凉亭一样开满了鲜花，
整个教堂便成了花朵的十字架！
　鬼怪和蛟龙，从屋檐承溜口俯眺
　已死的基督和两旁未死的强盗，②
下边，是愁眉苦脸的叛徒犹大！③
哦！从什么痛心疾首的忧愤，
　从什么对"绝望"不屑一顾的狂欢，
　　从什么痛苦灵魂的急切呼吁，
从什么悲悯，眼泪，对邪恶的憎恨，
　涌出了这一部囊括天地的诗篇，④
　　这一部中世纪奇迹一般的乐曲！

---

① 这一行的"高塔"和第3行的"前门"、"廊道"，都是大教堂的组成部分。

② 承溜口（又名"滴水嘴"或"笕嘴"）装在屋檐上，用以排除屋顶的雨水。在西欧的哥特式建筑中，常雕成怪人或怪兽的形状（在这首诗所描写的大教堂中，是雕成鬼怪和蛟龙的形状），雨水从它们口中滴出。基督与强盗（还有下一行的犹大），当系教堂中陈设的宗教画或雕像。基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两旁有两个强盗同时被钉，基督比他们先死，见《新约·马太福音》第27章、《马可福音》第15章。

③ 据《新约》福音书，犹大原来是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后来为了三十块银币而出卖了耶稣，终于悔恨自缢而死。

④ "囊括天地的诗篇"，指《神曲》。但丁本人也说过类似的话，见《神曲·天国篇》第25章。

三

我走进教堂，在那长廊的暗处
　瞥见了你——神情忧郁的诗人！
　我加快步子，只想跟上你前行；
空气里异香扑鼻，氤氲四布；
死者们闪在一旁，给你让路；
　还愿谢恩的香烛光焰荧荧；
　象一群白嘴鸦盘旋在拉文纳松林，①
缭绕的回声从坟墓飞向坟墓。
我听到忏悔室里面絮絮的低语，
重述着一幕幕早已忘却的悲剧，
　还听到地下墓穴里哀声呜咽；
然后是天国的声音，悲悯忧恻，
开头是："你们有猩红如血的罪恶，"
　结尾是："也能够洗净而洁白如雪。"②

四

披着雪白的面纱、火红的长袍，
　她站在你面前；就是她，在悠悠往昔
　让激情和痛苦涨满你年轻的胸臆；

---

① 拉文纳，意大利北部的名城，濒亚得里亚海，是但丁晚年定居、逝世和葬身之处。拉文纳海滨的松林是著名的风景区。

② 这是耶和华说的话，见《旧约·以赛亚书》第1章。

有她，才有你的诗，和你的荣耀。①
当她严词责备你违离正道，
　你心头凝聚的冰凌便化为水汽，
　象高山积雪消融，使河川横溢，
羞惭的啜泣涌出你唇边眼角。
向她，你全盘供认了心灵的迷误；
　有如黎明给幽林送来的曙色，
　　你的眉宇间展现了一道光明；
这里，“忘川”和“忆溪”（忘却的悲苦
　和忆起的旧梦）终于使你获得
　　全面的宽恕——全面的宁静和平。②

五

我望见：四周的窗口都光彩奕奕，
　闪耀着已故的圣徒、圣者的形象——
　他们，因忠勇献身而备受敬仰；
还望见硕大的玫瑰，花瓣繁密，③

---

① “她”，指贝雅特里齐（1266—1290），但丁青年时期所挚爱的少女。但丁的作品中，抒情诗集《新生》固然是为她而作的；而《神曲》，据但丁自己说，也是献给她的“一座纪念碑”。在《神曲·炼狱篇》第30—31章中，但丁描述了他与贝雅特里齐在“地上乐园”重逢，贝雅特里齐责备他违离了她所指引的正道，他因此悔恨哭泣，向她承认了自己心灵的迷误。

② 据《炼狱篇》第28章叙述，“地上乐园”有两条河，一条是“忘川”（Lethe），饮其水就能忘掉过去的罪恶；另一条是“忆溪”（Eunoe），饮其水就能记起过去的善行。

③ “玫瑰”，既指大教堂的玫瑰形圆花窗，也指《神曲·天国篇》第30—32章所描述的“天上诸圣的玫瑰”（供天上诸圣排班入座的玫瑰形大会场）。

以壮丽的景象昭示基督的胜利；
　天使的歌舞，华光上更添华光；
　贝雅特里齐回到但丁的身旁，
不再责备他，却露出赞许的笑意。①
风琴鸣奏，无影无形的唱诗班
　把古老的拉丁赞歌曼声吟咏，
　　赞美和平与仁爱，向圣灵祝祷；②
铃声清越，飘飏于尖塔之间，
　凌越所有的屋顶，响彻天穹，
　　宣告着高举圣餐的时辰已到！③

六

哦，黎明的星辰，自由的星辰！
　是你引来了曙色和旭日霞光，
　才把亚平宁黑暗的天空照亮；④
你是先驱者，预告白昼的来临！⑤
山岳、海洋、松林、城市的声音

---

① 贝雅特里齐以微笑向但丁表示赞许，屡见于《天国篇》各章。

② 基督教有所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信条。"圣灵"代表"神爱"，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

③ "高举圣餐"是基督教的一项礼仪。举行仪式时，由主礼人将'圣餐"（是一种面饼，代表基督的身体）高举过头，进行祝祷，称为"祝圣"。但天主教、东正教与新教的仪式有所不同，名称亦各异。"祝圣"时，往往鸣铃为号，称为"圣铃"。

④ 亚平宁，指意大利（亚平宁山脉是纵贯意大利半岛的山脉，意大利半岛又称亚平宁半岛）。

都在反复吟哦你宏伟的乐章；
你家弦户诵的诗行象路径一样
载负着意大利思想向前行进！⑥
你盛名翻山跨海，万邦传遍；
有声音，象一阵大风，从天而下；
虔诚的犹太人，新信徒，罗马来客，
全都听到了你惊心动魄的语言——
这语言却是他们家乡的土话，
多少人为之震惊，多少人惶惑。⑦

---

⑤ 朗费罗的这几行诗，与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颇有相似之处。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此外，恩格斯在评论但丁和意大利其他伟大人物的时候，还曾指出：现代世界的曙光是从意大利升起的。

⑥ 这首诗的前八行指出：但丁和《神曲》给意大利带来了光明，代表着意大利民族的思想。后六行更进一步指出，但丁和《神曲》不仅属于意大利，也属于全世界。

⑦ 据《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耶稣的十二使徒在五旬节聚集到一处，忽然天上有声音下来，象一阵大风吹过，使徒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凭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时，在场的来自各国的听众（虔诚的犹太人、来自罗马的旅客、犹太教的新信徒等等）发现：使徒们所说的竟不是自己的语言，而是听众各自的家乡土话，他们为此感到震惊和惶惑。朗费罗这几行诗是借用《使徒行传》的典故，把但丁的《神曲》比作十二使徒的预言；"家乡土话"云云，当系照应上文的"万邦传遍"，暗示《神曲》已成为全世界所有民族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

乔　叟*

一个老人，独居于园中的小房；
　房内的四壁画着狩猎的图景：
　猎人，猎狗，受伤的麋鹿．猎鹰。
他在倾听百灵鸟清晨的歌唱，
这片歌声传来时，旭日的光芒
　刚透过铅格窗彩色玻璃的阴影；
　他听着，不禁笑起来，还把这歌声
记在本子里，象任何学者一样。
他是黎明时期的一代诗宗，
　《坎特伯雷故事集》出自他笔下，
　　诗歌使他的晚景奕奕生光；
读着他的诗，我恍如听到鸡鸣，
　听到百灵和红雀；页页都散发
　　新耕田野、繁花草原的清香。

* 杰弗里·乔叟（约1343--1400），文艺复兴初期英国的伟大诗人。对于英国民族文学的发展和文学语言的形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被称为“英国诗歌之父”。《坎特伯雷故事集》是他的代表作。朗费罗这首诗里的“猎人”、“猎狗”、“百灵鸟”等，都出自《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故事中。

莎士比亚

幻象纷呈：熙熙攘攘的市廛，
　无穷尽的人类生活在这里奔腾；
　街头巷尾的喧闹；进军的号声；
从停泊的船舰登岸嬉游的海员
在那些隐僻的去处吆喝叫喊；
　一座座楼塔悠扬缭绕的钟鸣；
　儿童的笑语；园中的万紫千红
把阵阵混融的香气送出墙垣！
最崇高的诗人！我展读他的典籍，
　眼前就出现这光怪陆离的幻象；
　　缪斯们个个都爱他，不止一个：①
她们把黄金七弦琴递到他手里，②
　把泉边仙桂的绿枝绕在他头上，③
　　让他就位于她们首领的宝座。④

---

① 缪斯，希腊神话中的九个文艺女神。

② “黄金七弦琴”，太阳神阿波罗和缪斯们的乐器。

③ 即“桂冠诗人”之意。“泉”指卡斯塔里亚泉。据说：这是缪斯们汲水的地方，谁饮了这儿的泉水，就能获得诗人的灵感。

④ “首领”，指率领缪斯姊妹们的太阳神阿波罗。

弥　尔　顿*

漫步于涛声震耳的海滩，我看到
　浩瀚的浪潮是怎样滚滚奔驰，
　升腾，然后又平息，让一轮红日
在那舒展无垠的绿波上映照；
九级浪，把它平滑松散的衣袍，
　慢慢地，一层又一层，折叠到一起，
　腾跃向前，淹没了岸边的土地，
把晦暗的沙滩变成金光闪耀。
你的诗也与此相同：以庄严的节奏，
　以波澜壮阔的韵律，起伏回荡，
　　哦，英国的麦尼狄，失明的诗人！①
你的诗，也常常凌越所有的浪头，
　跃起一个雄伟奇丽的九级浪，
　　以乐曲的海水，淹没了全部灵魂。

---

*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革命诗人，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参孙》的作者。弥尔顿的诗，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失乐园》，气势格调宏伟高昂，节奏韵律雄浑浏亮，朗费罗比之为大海波澜，是颇为确切的。

① 弥尔顿四十四岁时双目失明。"麦尼狄"，意为"麦尼亚人"，指麦尼亚的歌者——荷马。据说荷马是个盲诗人。

济　　慈*

年轻的恩底弥昂睡着他的觉；①
　这牧童，故事还剩一半没有讲；②
　明月东升，幽林被月光照亮，
闪烁如黄金盾牌；哦，又听到
峭壁上夜莺嘹亮深沉的歌调；③
　已经是仲夏，空气却阴冷清凉；
　莫非他死了？唉！那羊栏近旁
扔着残破的牧笛，而笛音已杳。
看呵！月光下一方莹白的石碑，
　碑上，我读到一句这样的铭言：
　　　"名随逝水的一人，在此安歇。"④
这就是对他妙曲仙喉的赞美？

---

* 约翰·济慈（1795—1821），与拜伦、雪莱同时并与他们齐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① 恩底弥昂，希腊神话中俊美的牧羊少年。一天晚上，他在山坡上睡觉，月神狄安娜看见了他，在他唇上吻了一下，把他惊醒。狄安娜为了让他的青春和美貌永远不变，就设法使他长睡不醒，每夜去吻他一次。济慈写过一首以恩底弥昂为题的著名长诗。

② "牧童"，即恩底弥昂，也用来隐喻济慈（欧洲文学作品中常以牧童比喻诗人）。

③ 济慈写过一首以夜莺为题的著名诗篇。

不如让我写："压伤的芦苇已折断；

麻秆刚冒烟，没烧出旺火，便熄灭。"⑤

④ 原文为："Here lieth one whose name was writ in water"。这是济慈自撰的墓志铭，生前交给他的友人塞温，死后刻在他的墓碑上，意思是说他的姓名很快会泯灭，不留痕迹。原文中用了"lieth"和"writ"这样的古语，如果译文也应该古雅一些，则可译为："斯人也，名随逝水，身眠此穴。"

⑤ "芦苇"、"麻秆"等语是比喻济慈的早逝。典出《旧约·以赛亚书》第42章："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冒烟的麻秆，他不吹灭。"

海 滨 一 夏 日

夕阳西下，最后的余晖残照中，
　只见灰白、金黄的纤云一片，
　在那琥珀色天穹徐徐舒展，
好象从先知身上飘落的斗篷。
座座灯塔在远近岬角齐明，
　宛如点亮了大海的街灯盏盏，
　看呵，夜的大纛临空飘飐，
白昼早已悄然溜入了梦境。
哦，赏心悦目的海滨夏日！
　你是这样洁白，又这样奇诡！
　　你是充满喜悦，又充满悲哀！
天长地久，不论何时，你总是
　一些人为已逝欢情志哀的墓碑，
　　　一些人为新辟疆土志喜的界牌。

潮

我看见一线漫长、空旷的海岸，
　沙滩上，海藻和贝壳零星散布，
　焦黄、光秃的岩石兀立四处，
仿佛退落的潮水永不再怒卷。
不久，比以前更清晰，我又听见
　大海在喘息，它浩瀚的胸膛在起伏，
　叛逆的狂涛，发出猛烈的号呼，
汹汹然扑向毫无防御的岸边。
我说过：所有的心思，感触，愿望，
　爱情，欢笑，妙曲清歌的陶醉，
　　已经永远从我的心头退去；
蓦然，它们又冲出海底之床，
　快乐地喧哗着，象青春一样俊美，
　　象青春一样壮健，又把我高举。

造　　化

象一位慈爱的母亲，见天色已晚，
　牵着手儿，领孩子上床歇息；
　孩子半情愿半勉强，跟她走去，
边走边回头，望着房门外边，
朝地下那些破玩意儿看了又看；
　尽管妈妈答应买新的来代替，
　还是不那么放心，不那么如意——
新的虽好，他却未必更喜欢。
造化对待我们也正象这般，
　把我们喜爱的玩意儿一件件拿开，
　　牵着手儿，仁慈地领我们去睡觉；
我们去了，分不清情愿不情愿，
　睡意太浓，顾不得打听明白
　　未知的比这已知的胜过多少。①

① “已知的”，指生；“未知的”，指死。第11行的“睡觉”也是指死。

威 尼 斯

所有的城市里，你是最美的白鹄，
　(正如古代的记事家、游客所形容，)
　睡在苇丛里构筑精巧的巢中，
有泻湖将你哺养，将你卫护。
你是雪白的睡莲，为洋流所爱抚，
　出自水底的淤泥和杂草丛丛，
　把金色花须和莲子凌波高耸，
阳光下闪耀着纤茎、花冠和饰物。
莹白的幻异之城！一条条河流
　是你的街道；一线线青天和宫殿的
　　动荡的倒影，是你铺街的砖石；①
我等着，看你是否象海市蜃楼，
　是否象虚无缥缈的、兀立空间的
　　云雾楼台一样，悄然消逝。

---

① 威尼斯是著名的"水城"，城中河道纵横，楼台宫殿多建筑在河边，宛如以河水为街。

献　词*

给G.W.G.

顺风里扬帆，阳光下漂海，
　我们寻访过极西仙境——
那儿是乐园，长着金苹果；①
　可是呵，那是老早的事情。

后来，洋流把我们卷走，
　远离那恍然如梦的邦家，
远离那真真幻幻的国境，
　沉没的大西洲，逝去的年华！②

上哪儿？啊，上哪儿？这不是
　风暴频仍的奥克尼群岛？③
浪吼，鸥鸣，沿岸罗列着

---

* 这首诗是作者1880年出版的诗集《天涯岛》卷首的题词。

① 极西仙境与金苹果园，见第86页注③。

② 大西洲（Atlantis，或音译为“阿特兰提斯”），传说中的大岛名。据说此岛已沉入大洋。

③ 奥克尼群岛在苏格兰以北，由七十多个岛屿组成。

破船的残骸，零乱的海藻！

天涯之岛！阿地末·修离！①
　此刻，我们在你的港口里，
从那永无止境的寻求中
　暂时收帆，暂时休息。

---

① 阿地末·修离，原文为拉丁文Ultima Thule，意为"天涯岛"或"天涯海角"。这里是音译。

潮水升，潮水落

潮水升了，潮水落了，
　天色已晚，鹬鸟啼鸣；
踏着暗黄的湿润海沙，
　行人赶路，前往小城。
　　　潮水升，潮水落。

屋顶、墙垣都沉入黑暗里，
　黑暗里，大海呼号不息；
细浪用又软又白的手儿
　抹去沙上行人的脚迹。
　　　潮水升，潮水落。

厩里的驿马跺蹄长嘶，
　天亮了，它听见马夫呼唤；
白天回来了，那位行人呢，
　他却永远不再回海岸。
　　　潮水升，潮水落。

诗人和他的歌

象春天飞来的鸟儿
　不知道来自哪里，
象黄昏出现的星儿
　来自深深的天宇；

象霖雨降自云霓，
　象溪水出于土地，
象或低或昂的声音
　蓦然冲破了岑寂；

象葡萄结在藤上，
　象果子挂满枝条，
象清风吹入松柏，
　象海洋泛起怒潮；

象船儿点点白帆
　闪露在大海边缘，
象微笑浮上唇吻，
　银沫从碧波涌现：

诗歌就这样来临，
　从烟雾迷离的疆土，
从广阔的陌生国境，
　向诗人心灵吹度。

是他的，又不是他的——
　他所唱出的歌曲；
是他的，又不是他的——
　歌曲的和他的荣誉。

因为诗歌的声音
　日夜都向他催逼，
当天使说出：“写吧！”
　他就得听从，动笔。

停　　船*

没有到达它要去的口岸，
就在思想的大海里停船，
我的心，挂着松弛的帆篷，
在这儿停着，等待顺风。

船的两边，后面和前面，
大海横陈，象一块地板，——
象紫晶地板一样平静，
高处是金色雾霭的穹顶。

吹吧，灵感的气息，快吹！
摇撼和擎举这金色的光辉！
用你一阵一阵的天风
涨满心灵之船的帆篷。

吹吧，诗歌的气息！直吹到
风帆绷紧，龙骨升高，
大海苏醒，焕发生机，
活跃，骚动，神奇无比！

---

* “停船”，原文Becalmed，指帆船因无风而停止前进。

心里的秋天

秋天来了——不是在外界，
　是我心里感到了秋凉。
四处都是青春和美景，
　只有我已经老迈苍苍。

鸟儿在空中振翅飞行，
　歌唱，筑巢，片刻不停；
生机活跃在每个角落，
　除了我这孤寂的心灵。

这里是一片宁静：枯叶
　下坠，飒响，终于沉寂；
听不到连枷拍打稻粱，
　也没有水车喁语的声息。

麦迪逊城的四湖*

宛如四位林神或水神，
穿着轻飘飘的淡蓝衣裙，——
　这是四个澄澈的湖沼；
宛如四个可爱的侍女，
把镶着金边的明镜高举，
　向西方美丽的城池照耀。

白昼，太阳的骏马在碧霄
奔驰于每日循环的轨道，①
　常来啜饮这儿的湖水；
入夜，荧荧闪闪的繁星
映入明净邃远的湖心，
　在水底天穹吐射清辉。

秀媚的湖沼，恬静而明亮，
秀媚的城池，披缟素轻裳，
　你们的神采是何等幻异！

---

* 麦迪逊，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以景色秀丽著称。

① 西方神话中说，太阳是由四匹骏马拉着奔跑的。

恍如在缥缈的云乡、梦境
浮游不定的奇观丽景，
　浴着金光灿烂的大气。

四　点　钟

天还没有亮，刚刚四点钟，
大千世界已辘辘转动，
陆上的城池，海上的船舶，
都滚入冉冉欲来的曙色！

只有泊岸小舟的孤灯
把一缕微光送入晦冥，
大海沉缓粗重的呼吸
是向我传来的唯一声息。

城 与 海

喘咻咻的城市向大海呼吁：
“我热得发了昏，快向我吹气！”

大海说：“我吹，可我的气息
既能给予生，也能给予死！”

象普罗米修斯正在受苦，
海洋女神给他以安舒，①

城市被无情的烈日炙烤，
清爽的东风飒然来到。

它来自大海起伏的胸脯，
梦一般恬静，睡一般突兀。

多情又无情的大海的气息！
你究竟给予生，还是给予死？

① 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被缚在高加索山崖上时，海洋女神们曾来安慰他。

烈士纪念日*

在这停息了战火的土地上，
　同志们，睡吧，好好休息！
这里再没有敌人骚扰，
　也没有哨兵的枪声惊动你！

以前，你们曾睡在地上，
　每当大炮突然间轰击，
或是鼓声洪亮地敲响，
　你们立即警觉地跳起。

如今，在这死神的帐篷，
　再没有嘈音干扰睡梦；
这里没有昏热的喘息，
　也没有伤口流血、疼痛。

这里是一片静穆、祥和，
　草地如茵，没有人踩过；

* 美国人民以5月30日为南北战争烈士纪念日，每年此日都要向烈士陵墓敬献鲜花。

战斗的喧嚣已化为沉寂，
　这是上帝息止了兵戈！①

愿你们好好休息，同志们，
　愿你们好好休息和睡眠！
人们的思想会充当哨兵，
　保护你们休息得安全。

在你们幽静的绿色帐顶，
　让我们缀上朵朵香花；
你们承担了苦难、牺牲，
　我们以纪念作为回答。

① 这行诗直译当为“这是上帝的休战”。按：中世纪欧洲教会有时宣布在一定时期内停止争斗，名之为“上帝的休战”。

断　　片

醒来！起来！时间已晚！
　天使正把门扉叩！
他们匆忙不能等，
　一旦离去不回头。

醒来！起来！健儿的身手
　休息太多力气小；
荒土闲地未耕田，
　顶多只能生野草。

夕阳金焰

金色天穹下，展现着一片
　金色大海的明镜；
海天相接处，横陈着一线
　陆地的朦胧远影。

云霞般的岩石，岩石般的云霞，
　浮游着，融于金焰；
那光华灿烂的洪流中段，
　静静地悬着孤帆。

天穹也象是一片大海，
　大海也象是天穹；
哪儿是地下，哪儿是天上，
　肉眼已看不分明。

人生也同样：到了暮年，
　衰老似幽冥降落；
天上地下焕发的金焰
　也能使天地融合。

和平的洪流中，精灵浮游着，
　　奋发，欢快，又恬静；
在哪儿从地下进入天上，
　　灵魂已记不分明。①

① 最后两节里，“地下”指人间，“天上”指天国。“从地下进入天上”，指死亡。这里，诗人把死亡写成是和平的，恬静的，甚至是欢快的，把生和死写成浑然一体，表现了一种颇为旷达的生死观。

得　　失

　　　当我对比
我所获得与我所失掉，
我所错过与我所达到，
发现没有什么可夸耀。

　　　我已察觉
无端虚掷了多少时光；
美好的意愿就象一支箭，
中途落下了，或飞向一旁。

　　　可是谁敢
用这种方法来衡量得失？
失败可能是变相的胜利，
最低潮就是高潮的开始。

圣布拉斯的钟声*

圣布拉斯的钟声鸣响，
向那些来自马萨特兰港，
　南下的航船诉说些什么？①
他们，不论船长或船员，
别的声音全都听不见，
　只听见腾空拍岸的洪波。

而我，我这多梦的梦中人，
“是什么”、“象什么”也不会区分，
　常常把两者混淆糅合，——
从圣布拉斯的钟声里，我听到
一种古怪的、凄厉的音调，
　难以用一个名称来概括。

钟声，这是教堂的声音，
这样的乐曲触动和探寻
　老的，少的，众人的心房；

---

* 这是朗费罗的最后一首诗。圣布拉斯，墨西哥西部濒太平洋岸的小城。

① 马萨特兰，墨西哥的重要港口，在圣布拉斯以北，濒太平洋岸。

同样的钟声，而听众各异，
各自解释这声音的含义，
　使它的含义纷繁多样。

这声音乃是往昔的音响，
属于那高贵威严的力量，
　属于那衰微消逝的时代——
那时，在西方世界上空，
西班牙旌旗舒展、飘动，
　教士乃是大地的主宰。①

原先在这小小的海港
凭高俯眺的一座教堂，
　崩塌了，变成破瓦残灰；
倒落下来的椽木横梁，
吊着这些钟，来回晃荡，
　锈痕斑驳，长满绿霉。

"莫不是老教规已经作废，"
它们说，"莫不是新兴的教规
　已经定出，已经颁布，
才弄得我们无遮无盖，
赤条条任凭雨淋日晒，

① 此处"西方世界"指西半球。十六至十八世纪西班牙人统治墨西哥时，教会拥有很大的权力。

受罪遭殃，蒙羞忍辱？

“当年，在昂然独立的塔中，
我们鸣奏着训戒和指控，
俯临全城的墙垣、屋顶；
那时，环绕在我们四旁，
是一群白鸽凌空飞翔，
宛如圣者们洁白的魂灵。

“圣者们！他们是不是已经
变得对自己漠不关心？
是不是已经睡熟或死去，
才听任他们坍塌的圣殿
裸露在光天化日下边，
无人来访，无人来住？

“哦！请再次给我们送来
那已逝去的往昔的年代——
那时节，信仰充盈着宇宙；
送来那种炽烈的热情，
那些如钢似火的心灵，
那些信神的、创业的双手。

“到那时，从那高高的塔顶，
我们将再度发布出号令，
这声音传遍陆地和大海；

象被逐的君王重返丹墀，
让各处的臣民咸得闻知：
　教士乃是大地的主宰！”

圣布拉斯的钟声！你白白
想要召回那往昔的年代！
　往昔听不见你的祈求；
从夜的沉沉暗影里出来，
世界滚入了一片光彩，
　黎明的曙色普照寰球。

增订后记

本书初版于一九五九年，收有译诗六十一首。此次删去其中一首，对其他六十首作了修改或重译，并增补了十四首，共得七十四首。

初版所收各首，译于一九五六至一九五八年间。当时，基本上都是译成了"半自由体"，绝大多数译诗都未讲求顿数的整齐，韵式（脚韵安排）也只有半数左右的译诗是严格按照原诗的。此次修订，把"以格律体译格律体"作为确定不移的原则。选入本书的诗篇，原作全部是格律诗，这就要求译诗也全部是格律诗，即消灭"半自由体"。要求多数译诗的顿数、韵式都与原诗完全一致；少数译诗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强求，但要求译诗本身必须是格律体，即顿数、韵式都必须整齐而有规律（例如：本书的第一首诗《夜的赞歌》，原诗单行五步，双行三步，韵式为 abab；此次修改后的译诗是每行四顿，韵式为×a×a或aa×a。顿数、韵式都与原诗不同，但仍是格律体）。

至于此次增补的十四首①，由于是新译，一空依傍，没有旧译掣肘，在格律上严格追步原诗反而比较顺利。这十四首译诗

---

① 此次增补的十四首是：《敞开的窗户》、《日光与月光》、《雪花》、《相逢》、《卡德纳比亚》、《保罗·里维尔星夜飞驰》、《基陵沃思的鸟儿》、《咏〈神曲〉》（六首）、《夕阳金焰》。

的诗行顿数都与原诗的步数一致；韵式安排有十三首完全按照原诗，只有《保罗·里维尔星夜飞驰》一首，原诗行行用韵，但韵式复杂、凌乱、无规律，译诗也行行用韵，却改用了以随韵为主的较为整齐的韵式。

经过修订增补，现有的旧译加新译七十四首，细分起来，又有以下四类：（甲）顿数、韵式都与原诗一致的，凡四十三首；（乙）顿数与原诗一致而韵式与原诗有出入的，凡十六首；（丙）韵式与原诗一致而顿数与原诗有出入的，凡四首；（丁）顿数、韵式都与原诗有出入的，凡十一首。但以上乙、丙、丁三类译诗也都是格律体（顿数、韵式整齐而有规律）；只有少数几首顿数严格而韵式不甚严格，大概也可以算作“准格律体”吧。总起来看，经过此次修订和增补，这一本译诗总算实现了“以格律体译格律体”这一基本要求，总算没有把格律谨严的原作歪曲成面目全非的“半自由体”，译者也就于心稍安了。

本书初版所依据的是瓦德—洛克公司（Ward, Lock & Co.）的《朗费罗诗集》；此次增补修订，主要是依据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25年版《朗费罗诗集》，并参考了两种别的版本。

译　者

1983年5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３７ 朗费罗诗选 ［美］朗费罗 杨德豫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页数＝１７５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４．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３５／ｄｉｓｋｄｄ／ｄｄ６４／０３／！００００１．ｐｄｇ